

任主根鈍

夢善 花之會社

卷一第

期三十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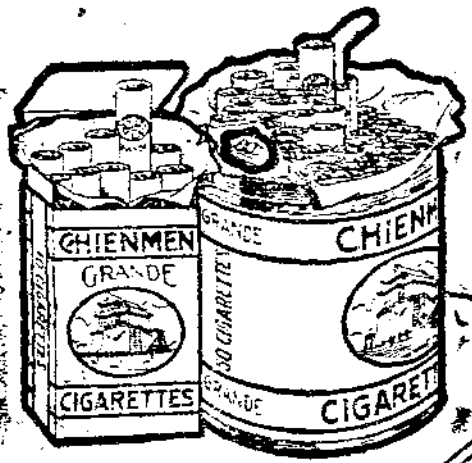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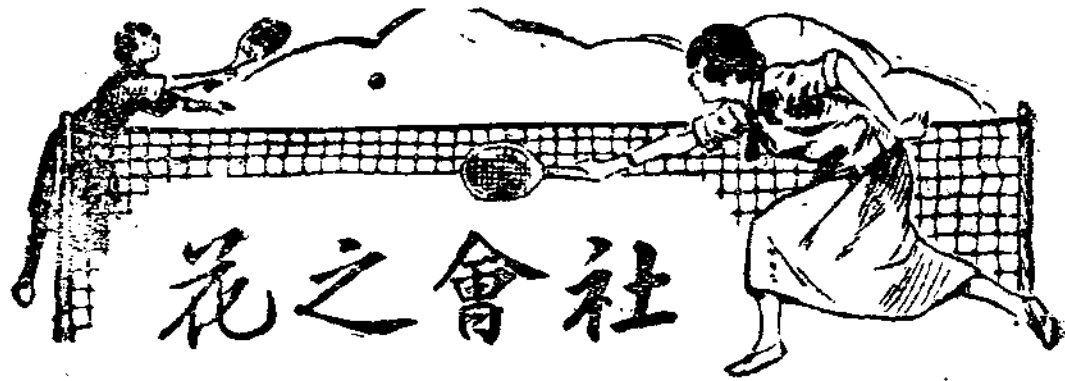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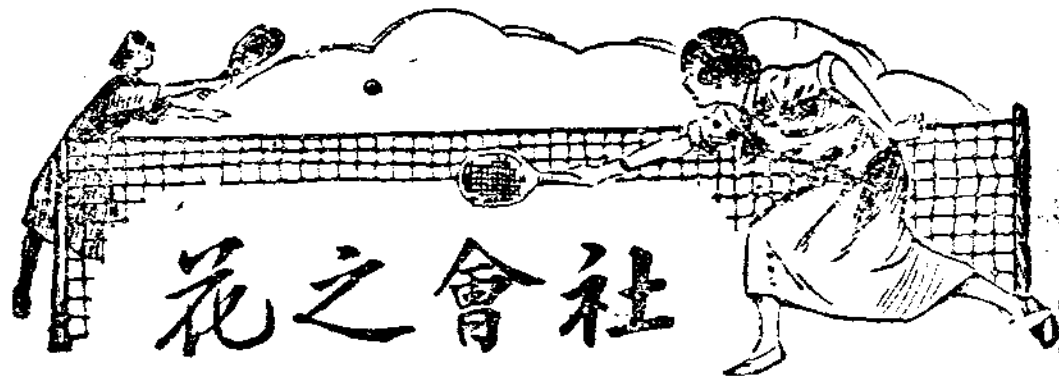
十



社之會花

.....(錄日期三十第卷一第).....

鼓書名家白姑娘近影	長風
黑龍江花界之王玉伶小影	
坤伶金少梅之便裝	
濟南大明湖畔之蘆江風景	
桂嶺軼聞	陳養齡
有獨無偶	天虛我生
再仿荀况○○賦	徐卓呆
退壇	沈禹鐘
希望之夢	馬穎
號聲	醉愁
閨詞	高秋埜
春夜聽雨感懷	



社之會花

.....(錄目期三十第卷一第).....

別後的隔膜.....	杏如女士
答禮如儀.....	佛瓔
扶鸞雜談.....	鵬湖釣徒
武陵遊記.....	童愛樓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譯
幾生修到作王郎.....	周瘦鶴
詩.....	徐哲身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玉伶小傳.....	楚狂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愁

「真假新孃續稿因 著者來稿太遲暫停一期」

影近娘姑白家名書鼓



惆○悵○羊○車○入○洛○年○
修○羅○小○劫○隔○諸○天○
燈○繁○酒○困○人○無○奈○
鼓○漫○弦○零○夜○可○憐○
祇○有○愁○心○借○薄○病○
差○餘○倦○眼○逐○狂○禪○
膽○娘○去○後○芳○菲○改○
情○語○爲○持○謝○步○煙○

敬熙

黑龍江花界之王



玉伶小影 楚狂贈

裝 便 之 梅 少 金 伶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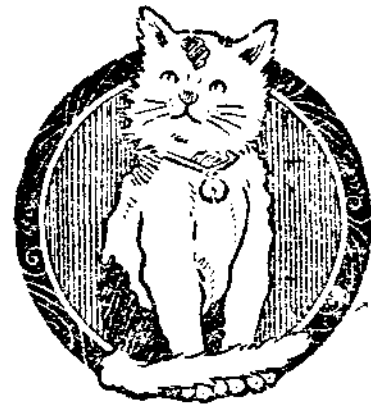


贈 攝 館 相 照 心 心

江 蘆 之 畔 湖 明 大 南 濟



贈 攝 君 武 紹 奚



桂嶺
北京圖書館藏

武鳴陸幹卿將軍。草養出身。十餘年。遂致通顯。徒以僻處南徼。中原人初不能道其姓名。護國之役。將軍南天。崛起義聲。震海內。于是當世始知有陸幹卿矣。然陸不識。改治爲何物。督桂十年。略無成績。民十有粵東之役。以部曲叛。變爲陳競存。所敗蟄居吳下者。經年。粵軍既退。陸雄心未已。迺有回

桂之圖。然桂局糾紛未可收拾。有識者多諫其勿作馮婦。而陸則老子婆。婆興復不淺。卒之登台一載。桂省未能統一。而半世合名。至是墜落都盡。蓋可悲也。

武鳴微時。曾爲譚浩明父子任篙師之役。浩明有妹甚媚。喜武鳴。少年佻健。二人遂發生自由戀愛。事爲浩明所知。大怒。將刺刃于武鳴。譚翁夙愛其女。乃嘆曰。事至此。不如壻之。乃涓吉爲之成禮。卽今之譚夫人云。

武鳴槍法至精。幾于百發百中。就撫後。薦升統領。每得匪好。自決之。先于數丈外。釋縛令逸。果槍三

發而不中者則縱令去然十餘年間能逃于武鳴槍下者僅三數人武鳴皆善撫之

武鳴就撫後駐軍龍州以鎮南關之役力培革軍清廷授以分統賞紅頂時莊思緘（蘊寬）氏長龍州督練公所春讌武鳴亦見招莊輕其武夫戲之

曰幹卿君頂子何以紅邪武鳴知其諷也微愠良久始亢聲曰此皇帝恩典耳于是終席不歡而散

武鳴既歸力擲其紗帽曰莊思緘敢小覷老子老子不幹矣即日表請挂冠歸田里時岑西林方爲兩廣總督廉其情乃遺書讓思緘曰陸幹卿新建奇功朝廷方有心膺之寄聞子以戲言使萌退

志一旦邊陲有事子能任其全責乎莊得書大懼即負荊于武鳴之門武鳴戒圍人無爲通莊益窘乃預繕蘭譜排闥直入一見武鳴即捉臂呼幹卿我知過矣然方今四郊多壘願子以國家爲重于是袖中出蘭譜要武鳴結爲異姓兄弟武鳴亢爽立允之遂和好如初

武鳴雖艸莽出身然自爲統領即深以絳灌無文爲恥乃延師受課漸能讀書寫字督桂時已能自看公文間有字句弗協且加墨正其舛謬焉武鳴生平酷嗜三國志演義故極慕關公之爲人至孔明用兵尤爲心折每與僚佐閑話輒舉其平

昔戰功及落草時屢窘官軍之事謂爲師法武侯也。

武鳴平昔卑以自牧對人略無驕蹇之態黎宋卿既爲總統武鳴欲一覘中原之衣冠文物迺自請入覲至京師車站歡迎者逾千人武鳴甫下車呼聲雷動武鳴驚而却立蓋自謂一員疆吏初不意樞府乃重之至是也。

武鳴食量過人性尤豪邁食肉輒戒庖人切爲巨塊以手持而大嚼故桂人食大塊肉者一時有都督菜之稱。

民國九年桂軍自粵東敗歸當時省中有識之士

桂嶺軼聞

威力主閉關自守旋武鳴惑于羣小之說乃甘爲戎首輕啓釁端民十之役梧州護軍使陳炳銀既逃蒼梧城陷敗耗至邕垣武鳴方置酒高會聞警亦不措意泰然曰梧州彈丸之地得失初不繫于全局吾東路沈冠南既陷敵英德北路譚浩明復出欽廉且晚間我軍直薄羊城矣于是歡呼痛飲蓋不知冠已深云既而沈冠南獨立浩明自北路敗歸全師大潰浩明僅以身免武鳴知事不可爲始通電自免本職然敵氛甚惡粵軍破竹之勢長驅而西武鳴不得已乃逃滬。

初粵軍之侵桂也以中軍直搗梧州又分兵攻距

梧○十○里○之○大○坡○山○砲○台○守○將○韓○彩○鳳○者○爲○梧○州○鎮○
守○使○韋○榮○昌○之○部○屬○驍○勇○善○戰○邁○絕○等○倫○粵○軍○不○
得○逞○乃○以○六○萬○金○啗○榮○昌○許○以○廣○西○總○司○令○約○先○
讓○梧○州○財○續○付○二○十○四○萬○爲○三○十○之○數○榮○昌○大○悅○
乃○檄○韓○軍○旋○師○時○彩○鳳○方○躬○犯○矢○石○爲○士○卒○先○驅○
與○粵○軍○爭○大○坡○山○矢○而○復○得○者○數○四○得○令○大○恚○曰○
鎮○使○可○退○耳○吾○士○卒○願○與○城○俱○盡○矣○于○是○孤○軍○奮○
門○者○又○數○日○竟○以○餉○械○不○繼○退○守○藤○縣○
榮○昌○既○叛○警○耗○傳○至○南○甯○武○鳴○左○右○咸○愆○愆○執○其○
太○公○爲○質○武○鳴○慨○然○曰○榮○昌○與○我○十○餘○年○患○難○交○
安○肯○相○背○今○茲○之○爲○特○惑○于○僉○人○耳○然○榮○昌○雖○叛○

彼○太○公○何○罪○乃○使○人○送○太○公○詣○榮○昌○軍○且○告○之○曰○
衆○人○欲○我○執○太○公○以○威○足○下○我○不○忍○也○足○下○今○富○
貴○矣○後○社○方○適○幸○好○爲○之○榮○昌○聞○之○大○哭○曰○吾○負○
老○帥○矣○安○所○逃○罪○乃○復○整○理○部○曲○將○以○死○戰○而○粵○
軍○已○嚴○爲○之○防○卒○不○得○逞○
先○是○武○鳴○既○圖○侵○粵○乃○關○陳○炳○錕○爲○梧○州○護○軍○使○
陳○既○拜○命○乃○羅○致○遊○士○若○干○人○于○幕○府○中○長○日○聘○
其○雄○譚○清○辯○將○以○決○勝○千○里○鴛○鴦○江○上○之○樓○船○徹○
夜○笙○歌○大○有○金○吾○不○禁○之○概○焉○既○而○事○寢○急○諸○軍○
皆○不○受○命○陳○乃○決○意○逃○先○一○夕○蒼○梧○縣○知○事○蔣○敦○
世○者○往○謁○陳○卒○然○曰○大○事○去○矣○君○恐○乎○盍○與○我○俱○

遁○蔣○搖○首○微○嘆○曰○十○萬○生○靈○安○能○無○主○軍○使○第○行○
此○間○秩○序○由○知○事○負○責○矣○翌○日○而○護○軍○使○之○衙○門○
無○人○

陳○炳○銀○自○督○粵○之○後○腰○纏○頗○富○故○數○年○之○間○不○預○
政○治○民○十○之○任○護○軍○使○據○熟○悉○政○治○內○幕○者○言○實○
崔○肇○琳○陰○厄○之○也○緣○陳○在○粵○督○任○時○崔○長○財○政○某○
夕○陳○置○酒○高○會○崔○醉○語○侵○陳○陳○既○被○酒○遽○奪○衛○兵○
手○槍○擬○崔○崔○懼○而○逃○陳○亦○起○追○之○由○督○署○至○財○廳○
踰○跟○過○市○槍○聲○砰○然○路○人○莫○不○驚○嘆○謂○為○政○海○中○
僅○見○之○怪○現○象○也○崔○自○是○銜○陳○刺○骨○會○武○鳴○有○圖○
粵○之○志○乃○極○力○慫○恿○辟○陳○為○護○軍○使○而○一○方○則○斬○

其糧餉之接濟故陳卒抵于敗云

陳○競○存○既○入○梧○州○乃○縱○兵○大○掠○然○富○家○大○戶○悉○先○
事○遷○徙○亂○兵○疑○有○窖○藏○穿○牆○鑿○地○搜○索○都○遍○其○至○
叱○犢○升○堂○以○犁○發○掘○蓋○異○聞○也○然○士○卒○既○飽○僉○無○
戰○心○故○攻○藤○之○役○韓○彩○鳳○以○數○百○之○衆○與○粵○軍○相○
持○十○餘○日○粵○軍○死○傷○數○千○人○韓○軍○既○退○粵○軍○復○大○
肆○夷○戮○藤○江○兩○岸○陳○屍○纍○纍○每○陰○風○細○雨○輒○有○鬼○
哭○千○家○之○象○焉○

龍○州○之○役○粵○軍○死○傷○如○積○馬○濟○者○殘○忍○人○也○命○士○
卒○以○竹○片○挾○粵○軍○之○屍○三○數○人○爲○一○排○標○其○上○曰○
中○秋○節○敬○奉○上○粵○軍○陳○總○司○令○乃○投○諸○大○江○使○順○

流下粵軍見之士心益寒

粵軍既入桂孫中山乃委馬君武博士爲省長中山嘗謂中國以博士爲省長者第一人馬君武第二人則伍廷芳也馬以書生絕無手腕故就職之後趣事甚多然勵精圖治之心無時或已蓋有足稱者焉

桂林縣知事周公謀者本留東學子其人口如懸河長于演說馬甚喜之故長桂之初卽以周宰桂林既而入第三者之蜚語遽下令撤委其訓令中云桂林縣知事周公謀滿身香水專吊膀子有忝官職應卽撤差于一時周有香水知事之稱

馬嗜卷烟除在睡眠時間幾于無時不吸署中核省長私室之三炮台煙費月需七十餘元又馬每喫餘烟燼輒好嚼而食之云

馬生平好譯書卽在省長任時仍不廢其譯事書案之上中央置其稿本公文反置諸兩端蓋以譯書爲主云然所譯甚多舛誤論者少之

馬文學甚佳故所譯阿明望海哭女詩頗膾炙人口又譯鷲俄悼亡曰此是當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斜風斜雨人將老青史青山事總虛百事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茫茫樂土今何在人世蒼黃一夢如著筆沉痛讀之令人迴腸蕩氣

馬性猶豫嘗委黃某者爲某縣知事既而入他人之說卽又訓令謂黃久不赴任聲名狼藉著卽撤委黃大憤乃趨省署見馬曰今日之事省長果何爲者數日之間云何謂久果下吏前此之聲名狼藉胡以省長漫不加察遽下委狀果令出而後聲名狼藉則喏大豈垣必有聞見之人省長能舉左證以相示乎馬良久始訥訥曰人謂汝數日之間浪跡花叢沾染隱疾故延醫就診迄未成行耳黃亢聲曰延醫則有之然所患非花柳也省長果不見信可卽召醫生爲證更謂醫不足信則下吏可去下裳任省長檢驗耳馬語塞黃曰省長既無左

證何故輕誣人下吏聲名初不狼藉今則爲省長一紙令文而反致聲名狼藉矣爲今之計非省長爲之洗刷不可馬大窘遂巡避入別室黃某堅坐不去良久侍者告以省長外出始悻悻而去去猶揚言非與馬算帳不可云
馬廉正不苟辦事頗熱誠故雖相手方之政敵亦彌重其爲人當粵軍既退陸武鳴之舊部蜂起林俊廷預戒其部曲曰若曹果入邕垣萬勿有傷馬博士此吾省唯一之人才也
馬逃至貴縣其妾爲流彈所中死卽葬其處後貴人賭花會者禱于其墓輒有奇驗于是博徒驚傳

靈跡將爲之建祠江濱云

馬少孤家貧嘗寄食外祖家外祖藏書頗富馬研讀甚奮太夫人訓之曰若男子而仰飯于人乎吾爲汝羞矣馬乃赴羊石受英文然貧不能舉火每餐僅以一香蕉果腹有友憐其遇而偉其行贈四十金勸使赴日馬以二十金郵上太夫人以二十金遂東抵東京而金適盡於是試以文字示其友友大驚勸其賣文自活既而馬英文日進譯書甚多稍得餘資輒以奉母云

馬君武初爲省長卽有委孫中山之壻戴恩賽爲梧州市政廳長之意實則斗大梧州市政初無設

八
應之必要也戴初至梧當局者卽大置酒爲之洗塵戴大醉以肩輿歸旅館方上扶梯遇隣室之婦人戴進以游語且一試其祿山之爪婦人故粵軍軍官妻也至是驚而大呼軍官不知其駙馬叱恃卒痛毆之且奪其飾物明日爲民治報揭其事戴大恨

戴既受事卽橫征暴斂苛細之稅幾於無孔不入且稅收所得涓滴悉歸私囊初不用於市政也甚至地方及解省之款亦吞而有之於是市民咨怨道路側目時主中庸報者爲興業何慧雲先生（諷）乃奮其筆鋒爲文力闢其謬戴大怒令長警

封報館搗毀印刷所且掠其鉛字而還何預知其
事匿楊愿公家始獲免焉

初馬君武與戴氏至相得且因中山之關係故長
桂之始卽特設一梧州市廳以畀其人旣而戴大
肆搜括且以款與省署抵觸馬左右咸勸罷戴氏
以謝梧人馬初尙猶豫不決及中庸報事發其經
理訟之省署馬審民怨之深也遂毅然下令撤消
市廳且斥戴氏種種無法於是人心大快商店且
然爆竹以相慶焉

興業何慧雲先生（諷）以說部蜚聲海內碎琴
樓一作哀感頑豔情淚如河申報自由談小說特

桂嶺軼聞

刊謂有清一代之言情小說舍紅樓而外當推此
爲第一傑作先生近年眇其右目專以著述自給
一稿甫脫港粵各報僉以得之爲幸去歲循環報
之悼秋軒憶語洋洋數萬言亦先生十年前之情
史云然悼秋實負心不如書中所述蓋先生之一
往情深殊不願提此傷懷之事也

容州黃用溥先生國會議員生平一介不取一介
不與爲代議士數年舍購書外初不輕用一錢也
平居不修褊福寒儉有如舊保每出席議會衛兵
不知其爲議員也禁不令入先生始于衣底出其
徽章相示焉

先生嘗病胃甚劇猝暈如死人同輩乃送醫院凡注射兩次始甦時友輩環侍先生急問曰此何地也友以醫院告先生更叩以日費若干友曰六元先生卽厲聲曰日需六金豈吾所能住子胡以置于我此邪于是立命呼車歸寓

先生嘗以殺鷄爲黍約其友時至而客猶渺先生遂自食旣而友來先生則指時計謂之曰子失約矣吾不復能飯子矣其守信如此

先生次公之喪僅市薄櫬爲斂將舉殯命其僕買雞設奠僕返命曰主人市上鴨值廉也先生遂命烹鴨蓋有墨子薄葬之風

馮葆初以一神巫依附夤緣官至旅長駐梧時以雅片公賣囊橐充盈于是大購槍械將以擴充勢力然其人猜忌性成猾而多詐陸雲高曾過訪見馮簽押室壁上懸駁壳槍無數異而詢之曰此如許軍械胡不發給士兵也馮笑曰晚近世風不古兵士每竊械而逃吾費無限金錢始得有此安能漫不經心授之若輩乎陸旣出語人曰馮葆初無能爲也平日不信任其士卒一旦有事誰肯爲之死邪駁壳雖多又奚以爲未幾而馮果敗

粵軍旣淹有全柱中山乃揚言北伐當取道桂林車駕幸梧州時警備至爲嚴密居人未瞻國父顏

色竊于門隙窺之則執戟之士輒加呵斥登樓則擬之以槍備備然一若博浪之椎行復見于是日者然事後中山日就其壻則安輿滅從過市時意態蕭閑矣

中山居桂林時親軍爲許崇智所部曠暴之行無復人理嘗白晝攫錢于市居民大譁騰聚總統行轅之外者千人聲勢洶洶非懲辦兵士者不散中山使胡漢民詢知其故乃命諸軍列隊聽失主指出其人搜之則身畔原贓具在立斬以徇

蔣敦世既卸蒼梧縣事旋移署恭城恭城瘠苦甲于全省蔣就職之後勞來輯撫頗著賢聲既而自

治軍起恭城之少年亦揭竿稱司令其渠某乙蔣故人某甲之子也甲未死時常招蔣飲其家命乙以猶子禮見至是乙既入城乃掠蔣行裝都盡餘一紡綢之袴乙竟呼曰老伯若袴子佳也曷勿以賜我蔣嘆曰世兄吾所有僅一袴矣更贈君將令吾不袴而出耶乙卽曰然則以姪袴相易如何蔣掩面曰嗟夫世兄果需吾袴吾安敢弗以奉贈願吾讀書人重羞恥萬弗能對客而袒其下體世兄且外出容吾緩裳耳乙遂退待外室蔣以綢袴擲之乙易着既畢報以敝袴揚長自去

粵軍之掠桂也殘暴有如豺虎一軍東下則器用

財賄輒捆載數巨舟其尤慘者則掠人子女鬻諸青樓不意此中乃有一段哀感動人之歷史其事大類戚三郎之尋妻此誠說苑之好資料也邕甯某甲者其妻頗具姿首故夫婦忻合無間甲從軍外出逾年始歸則陳家軍將鍾操菴之故事葉舉熊略之倫咸棄其侵地引軍而東甲妻已爲掠去甲問諸父老知其妻在某軍也乃裹糒糧步行而下羊石蓋將求其故劍焉凡沿途之秦樓楚館訪問都遍而消息終杳于是白其事于同鄉某公乞爲援手某公憐之乃使人偵焉數日報甲曰君休矣五羊城中初無若妻踪跡意終不可得見耳然

君跋涉數千里而來亦良苦今薄贈資斧可買舟西上不勞徒步也于是出數十金勸令且歸甲至是大悲希望都絕爽且惘惘然挈其行篋將趁汽船歸梧州乃甫至碼頭而舟已啓旋縈惑無主遂復歸客舍將以午間改趁火車乃復以延誤晷刻而折回疇料行至長堤見有桓桓赳赳者挾數婦人過市則其妻在焉甲迺奮不顧身躍前力擒其婦婦見故夫疑爲夢幻于是大哭軍士痛毆之卒不釋路人駭愕駐足而觀俄而邏騎適至軍十匆匆遁去甲乃爲路人述之莫不悲其遇而矜其義也嗟乎問關跋涉固是情長而一再以逾畧尼行

此中疑有天焉。

容州陸更存能詩善畫有名士風嘗于廠肆得古印文曰句漏令更存大喜曰句漏令者葛稚川也桂省北流縣有山曰句漏風景甚勝吾他日能宰

北流鈴此印于願足矣會馬君武為省長更存之目的竟達拜命後與南社蔡哲夫鄧爾雅邀遊羊石間哲夫爾雅等為作句漏圖以贈之且賦詩送別更存就任十日罷去

●有獨無偶

陳養齡

近讀克明君之有獨無偶頗覺有趣戲

仿數則以博諸君一笑

有上海而無下海

有新聞紙而無舊聞紙

有老頭子而無小頭子

有遺老而無遺小

有馬桶而無牛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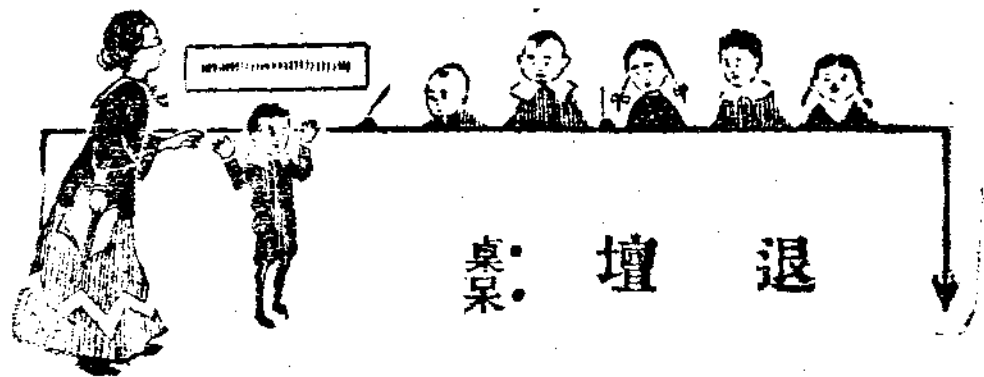
有東洋小鬼而無西洋小鬼

有自來火而無自去火(却酬)

再仿荀况○○賦

天虛我生

有物於此。圍圍其貌。滴滴其形。似盤露之乍溢。似爐烟之漸升。似一扇之地。牌似半張之板。機似黑奴之耳環。似羅克之眼鏡。美人枕畔之釧。吳王宮中之井。梅花落其三瓣。汽車脫其兩輪。曲譜用爲中眼。詞譜定爲平聲。如果使其相連。成英文之八字。若再將其指破。變花樣之愛司。日月跳其雙丸。太極生於兩儀。大少記其轎飯。帳先生賞其改本。詩題日須低。幾格則以此爲表示。數目少至分厘。則以此爲虛位。化學上稱之爲養情書。中稱之爲你。惟臣愚而不識。乃占之於夙。屬占曰物無獨而有偶。珠成聯而必雙。足踟之而能轉。手引之而能長。納於規而適合。範以矩而不方。罪孽失其自由。乃被桎而垂拱。書生勤於苦讀。乃鑽壁而偷光。連環解而逸其。七五星聚。則加於三泡影。泛於波面。明月照於深潭。冬烘得意。則將頭亂轉。殷浩故態。則以指畫天。用在章句之間。則妙而又妙。點向佛經之上。則玄之又玄。雙回笑。鑿小酒。馮兩個空心。大湯圍眉毛之下。如有此宜。無不識爲○○。



退

退壇桌

「這不消說得。豈但是過處的。確是法律上的罪人。倘使控告。立刻就可以受刑法第幾條的制裁。朱先生。法律的制裁。單單不過體刑就完了。這個……叫什麼啊。不錯。金生。那劉金生。可否借此深悔自己之非。能改變他的心。不能。是不問的。所以我深望你這位基督教信徒的朱先生。不必這麼在形骸上去加薄弱的制裁。還是在心靈上加些強的制裁罷。換一句說。便是不用去告發。把劉金生叫過來。熱心將我們宗教上人所以為人的道理。講給他聽。使他明白上帝恩惠的宏大。由他從衷心悔悟纔對。況且我現在一打聽這劉金生家中。哥哥赴法國去充小工了。父親病着。可見是要想救這窮乏。纔做出這件事情來的啊。如此一看。不是可憐的地方比可惡的地方更多着麼。若是把他一做了法律上的罪人。那就不獨可以想像到病牀上父親的悲嘆與異國戰地上哥哥的愁慮。把本人此後變成一個何等樣的人物。還很說不定咧。往往做了一次惡事。便只管想第二次第三次的做下去。無教育無宗教的人。極容易向惡的一面進行。成了習慣。便

壇

生在墮落的谷中。永遠不能出來了。并且事實上現在的監獄制度。大有缺點。所以照我此刻所說的那麼辦去。或假手於警察監獄辦去。這實在是一個前途有爲的青年關於死活的大問題。你雖心頭憤憤。還是請你熟思一下。要取寬大的處置纔是。」

牧師楊仲辰。這一天恰巧有一位同窗路過這裏。二人久別重逢。不免暢談了一回。後來送他回旅館中去後。順便去訪一位新近受洗禮的書店主人朱某。剛剛他店中一個學徒劉金生。帶了店中二十多元逃走了。損失的多少且不論。爲將來計。不能不去報警察。楊牧師便這麼說了一番話。將他調停着。主人的餘憤。還不容易消滅盡。呷了一口茶。就說：「

但是這只能不給旁人知道了。」

楊牧師微笑着。徐徐說道：「話雖如此。你若以威服人。効力僅不過一時。以德服人。乃是永久之策。你用這方法使此人改悔。不是在你店中可以做成一個好模範麼？」楊牧師把主人心裏的念頭。一齊說破。自己也覺得自己很能幹。

主人道：「不錯。」又想了半晌。說：「此話很對。那麼聽了你的話。這麼辦罷。他家中離此不遠。明天去叫他來訓戒他一番好了。若是先生能夠幫着一同勸諭。那就更好了。」

牧師便連連答應。說話總算談定。此外略談了些訪問的目的話。就此回去。

街路上的樹木。葉子青青的顯出一種美來。暮春的夕雲也。表示着嬌態。他在路上抬頭看着。一壁想上帝的攝理。何等奇異。一壁又覺得傳道的自己。今日那種行爲。又何等尊重啊。想到這裏。不禁臉上紅起來了。

「什麼事。」「沒有什麼。小孩子拾得東西罷。」「那男孩子麼。」「不對的。這是小賊。」周圍的人隨意批評着。觀察着。

「走開走開。過來看什麼。」巡警兩手推開擁上去的人。然後說。「那麼是他把晒着的東西盜去的麼。」

走過十字路口。轉一個彎。只見我自己的門口。有一羣人聚着。

婦人口中答應一聲。「是。」旋過身來道。「不錯。絲巾和襪子和……」

暗想。「做什麼啊。難道是猴子戲麼。」走近看時。真是想不到的。

巡警喝道。「真是你盜的麼。」

一個巡警和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正和自己的老婆與一個七歲的侄女。在那裏鬧着什麼。四個人做了中心。路上往來的人。就造成了一個圓形咧。

孩子哭着。搖搖頭道。「不是的……」
婦人又道。「不然。我親眼看他盜去的。」
那男孩子還是說。「我不知道。」

巡警曉得多說也無用。叫道：「你不招認，我不答應的啊。」其時一把拖住他胸口，推了兩三下。不料懷中的東西，一起落在地上了。

巡警一見，漲紅着臉，喝道：「可惡的東西！」便把一只不光滑的右手，連連打了幾下孩子的臉上。

孩子放聲大哭，觀看的人拍手大笑：「痛快痛快！」

「打得好！」看他下次還敢偷麼？」人還沒有

忍正視。

像人倒會做賊。」以後走過此地時，認得他了。」

巡警還是很粗暴的說道：「姓名你不說出來麼？」

巡警怒道：「你們又聚過來了麼？」

孩子徐徐說：「劉……金生……」

其時楊牧師正分開了衆人，走將過去。他老婆一看見，忙道：「險些兒東西偷去啊！」

楊牧師大驚，急向巡警道：「東西既是些零星物件，況且已經歸還了，就饒了他罷！」

侄女在旁插嘴道：「叔叔，是我去叫巡警來的。」

巡警似乎很可惜，昂然道：「話雖如此，近來這種事

情多得非常。這孩子大約還犯過別的案。不能放他。
「說罷。就此拖着孩子去了。」

看戲一般的圍着觀看之人。就此散了。他老婆臉上
很得意的走過來道。『還是交給警察的好。警戒警
戒將來。』

楊牧師喝一聲『胡說。』也說不出第二句話。兩手
雖掩着面。竟不能禱告上帝。

歇了兩天。報紙上有劉金生的父親劉某縊死的新

聞。冷冷的載着五六行。恐怕也像旁邊那胃氣痛丸
的廣告一般。不能引動人家的心罷。

我對人。要求他念着神的名。用寬大處置……我家
族……

既是如此。我要教誨人。還是先教誨自己與家族罷。
就是看報的一天。他當着一百多的信徒面前。把此
事報告懺悔。就此辭職。唉。我的力。我的德。我的信仰。
要何日再能使我立到這聖壇上來呢。

★ ★ ★ ★ ★ ★ ★ ★ ★ ★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烟

用腦力者。不可不吸。大長城香烟。以其功能。清神醒腦。疲倦也。

可換贈品

內有獎券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希望之夢

沈禹鐘

那年高小學校裏將近暑假了。三年級的全班正忙着攷試。預備畢業的手續。徐鳳姿要算三年級中第一位高材生。他年齡雖只十四歲。但他的志氣很大。他常常說在小學校裏即使攷到一百個第一也是不中用的。爲人當向社會上去奮鬥。將來才有揚眉吐氣的日子。這一派論調。師長們聽了。都說他將來一定是個有作爲的人物。現在年紀雖小。已經這樣的英英露爽。吐屬不凡。等到長大之後。千里萬里前程。很是無量呢。

一等到各科攷試完畢。在未放假之前一天。校中開了一個茶話會。校長教員和三年級全體都列席。校長自然居於主席的地位。當下便發言道。我們明天就要放假了。三年級諸君既已在本校畢業。下學期便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一堂相聚了。所以我們特地舉行這個茶話會。和三年級諸君話別。但是當這臨別之際。我倒先要問問諸君。中此後作何準備。大家不妨照着自己的成見。趁此談談。校長說過了這一套話。那三年級學生中便各各把自己所抱的志願。和盤托出。有的說家裏

貧窮。父母不許再去讀書。預備學習商業的。有的說要到中等學校裏去修業。有的說自己家裏本來開設着店舖。畢業之後。就要到店裏去幫忙。也有說願習工業的。也有說願習農業的。大家各執着一說。彷彿孔老夫子在當時教羣弟子盍各言爾志的情景一般。校長聽完了各人的話。對了這濟濟一堂的畢業生。十分欣喜。這當兒只有徐鳳姿一人還沒有說出話來。校長見他久久不言。便把兩眼瞧住他。催着道。鳳姿你爲什麼不發表你的志願呢。難道現在自己還沒有把握麼。徐鳳姿帶笑帶話的回答校長道。學生以爲高小學校裏卒了業。學識還幼稚得很。斷不能便作遠大的希望。可是依學生想起來。凡人對於自己將來的前途。不論是否能夠做得到。但立志是不可不預先認定的。就像學生現在還只十四歲。將來的事情。一時那裏能夠自料得到。不過我的意思。不妨姑且立下了一種志願。譬如作文先把題目寫在卷子前面。以後的文章做得怎樣。那就完全要自己去做了。我想現在這個世界。雖然大家說着公理。其實還是強權爲重。有了公理。未必能夠成事。有了強權。那就無往不利了。所以我很想到陸軍學校裏去學習。要是能夠攷得進去。便漫漫的可以造成一個軍隊的人才。將來萬一國家有什麼危急。也可以盡力效勞。況且我們中國外患內亂。一

天緊似一天我既然做了國民一切責任便應當去擔當下來才算是個無愧的男兒。但是這種志願彷彿是在山巔上。而現在還在平地。不知究竟能夠達到不能夠達到。很難捉摸呢。以後學生雖然出校了。可是還要希望諸師長隨時指導才是。徐鳳姿當着校長面前侃侃而談。不慌不忙。氣度很是軒爽。校長聽完了他的話。覺得他抱負迥異尋常。便又誇獎他道。鳳姿此去。只要自己勉勵。堅忍不拔的進取。何憂有志難遂呢。這天大家盡歡而散。同級中本來都很佩服徐鳳姿的學問和志氣。現在聽了他的話。格外懷着十二分的敬意。因此沒一個不自慚形穢起來了。

講到徐鳳姿的家況。很是平常的。他的父母本來預備等他在高小學校裏畢業之後。便教他去學習商業。他這種海闊天空的志氣。在他父母的心目中。何嘗存着一些印象呢。現在鳳姿既然已經畢業。他父親少不得要托人謀事。鳳姿知道了。便很堅決的對他父親道。兒子不是習商的人。即使找到了事情。也決不肯去的。我現在已經打定主意。要到陸軍學校裏去攷試。將來光大門庭。全在這個關頭。他父親起初堅持不許。後來經鳳姿托他校長來說情。告以到陸軍學校裏去讀書。並不多需費用。并且將來的希望很大。和別種職業委實天懸地隔。像鳳姿天資既然這樣好。要是一

入了商界。未免有些埋沒。他父親聽得心動。方才取消了他的原意。這年暑假內陸軍學校裏果然有招生的消息。鳳姿便去應試。滿望一發而中。那知等到揭曉。名落孫山。他的一團高興。頓然灰去大半。後來無可如何。只得到一所普通的中學校裏去投攷。幸而名次列得很高。便在中學校裏讀書。他一面雖每天隨班上課。但心裏不住地忖度。道。照這樣的混下去。即使讀到大學。也是無聲無臭的。做一個讀書人罷了。還有什麼趣味。軍隊的一條路。是已經絕望了。不得其上。則求其次。較有希望的去處。還是政界的一門。於是他便想到法政學校裏去學習些法律。等到中學校裏修業滿了一學期。便把學習法律的一個主意告訴他父母。他父親一向知道法政學校裏都是些有資產的子弟去讀書的。內中一切費用異常繁重。自己萬無這種財力來培植他的兒子。便切切實實的阻止。鳳姿道。你少不更事。輕輕易易的說出話來。須知天下的事情。本來都是人做出來的。但是凡人無論要做什麼事。總要量力才是。像你說的法政學校。我也知道。便是做官的途徑。可是你也應該顧到我們家裏。是否有這種力量來替你担任學費。人要是像你這樣想。那麼世界上不會有職業的階級了。你現在既然不願意在中學校裏讀書。我的本意也很贊成。如今且在家裏暫住。

着。我一面再去托人替你謀事。不上幾年。便可以賺錢來補助家用。豈不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計畫麼。至於讀書。這個念頭。你快快丟下了罷。

鳳姿聽了他父親的話。心中兀自反對着。但細細玩味。覺得父親的話。句句是實情。現在求學第一要金錢。憑你天大的本領。也不能跳出這個圈套。家裏的景況。確然不能担任我的學費。想來想去。總尋不出好辦法來。只索長嘆一聲。聽從他父命罷了。

過了半年。鳳姿的父親有一天接到朋友寄來的一封信。信上說現在上海有一家號家要添一個學徒。令郎似乎可以合格。如能同意。可即到店。他父親一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迭。即日替鳳姿預備好了行李舖陳。親自陪同到上海去進店。鳳姿到了這個當兒。好似野馬被人捉住了。只得俯首受那羈勒。自己全沒一些自由了。他一到店中。自然是些學徒的生活。包圍着他。他心中雖然怨恨。常常想辭去這種下賤的職務。可是一想到家中的景況。便又把辭職的念頭捺了下去。後來便想出一種希望來自慰道。我現在雖只當個學徒。但古語說行行出狀元。我只要留心商業上的種種方法。將來不愁沒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況且當這商戰的時代。上海又是商業最發達的地方。那些

商界的闊人個個都是出車入馬聲勢煊赫和達官貴人一些沒有分別面子何等闊大啊那些闊人何嘗是生成如此的呢也無非是漫漫的把地位提高起來事在人爲我只要努力上進自有佳境可期我又何必因爲現在的吃苦而灰心呢鳳姿這種感想委實是不差的他的年紀雖然輕他的理解便是成年的人恐怕也及不上他咧

艱苦生活中的歲月格外覺得永久而難度啊鳳姿在店裏一天到晚的受人呼遣好容易過了三個年頭勉強算滿師了滿師的第一年賺着每月兩塊大洋的薪水一半仍舊兼做那學徒的職務在旁觀者看起來像鳳姿這種地位困苦到極點了但鳳姿暗暗懷着將來的希望並不灰心只是一心一意的做事有時把將來的希望想到甜蜜的當兒幾乎完全忘却了現在的生活精神非常愉快好在自己用度很省家中有父親在那裏經紀不用分憂他在這幾年來當時所抱從軍和做官的希望是早已不在心上了像那照片經了年月漸漸的遮滅起來最後只剩一張模糊的舊乾片罷了他有時雖也回想到以前的抱負心上起着一層愁膜但不久便把將來在商界上的種種希望蓋住了并且還自笑以前思想的迂遠全不加以自量只當作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一件困難

似的。當時在高小學校裏畢業的當兒。那天茶話會中所說的話。簡直是和癡人說夢一般。無二真。堪使人發笑啊。

鳳姿在二十歲的那年娶了親了。那時節在店中所賺每月的薪水。是五塊大洋。比較以前已有一倍多了。可是一切開支也漸漸的增加出來。貼補家用。咧朋友應酬。咧添製衣服。咧種種費用。試問這每月五塊大洋的收入。如何可以夠用呢。他自己雖然竭力的撙節。但總免不了拮据的現象。不久店中經理先生因爲鳳姿爲人能幹。便升他充任副帳。薪水加到八塊大洋。似乎漸漸有些希望的端倪了。他暗中自是歡喜。那知不到兩年。他的父親忽然死了。從此一家的負擔完全壓在他身上。家中又沒有恆產。可以補助。他在店裏歷碌終年。自己不敢妄費半文。還是不敷。所出簡直弄得沒法可施。到了極不濟的時候。只得借債來敷衍。但是債務這件事。情愈積愈多。是經濟生機上的一個大病原。如何可以當作後盾呢。鳳姿反覆綢繆。終無擺佈。看來惟有從職務上去奮鬥。或者可以得到在上者的信任。把位置和薪水增高起來。誰料當了好幾年的副帳。依舊沒有升任的朕兆。這當兒他的惟一之希望。但願由副帳升爲正帳。並不像以前的希望做到商界上聲勢煊赫的闊。

人。了。因。爲。他。在。這。幾。年。來。飽。歷。了。世。故。知。道。要。想。在。商。界。上。做。到。第。一。等。關。人。也。不。是。容。易。的。事。降。而。至。於。一。個。小。小。的。經。理。也。不。敢。存。着。稍。微。的。希。望。了。

人。們。啊。你。們。要。是。遵。那。希。望。的。步。驟。而。謀。生。活。前。途。去。進。取。簡。直。是。自。己。欺。騙。自。己。在。事。實。上。雖。然。不。可。說。絕。端。不。可。能。的。但。是。從。正。確。的。人。生。觀。論。起。來。恐。怕。難。有。萬。分。之。一。罷。況。且。希。望。的。性。質。愈。是。澎。漲。得。大。等。到。後。來。愈。是。萎。縮。到。了。由。澎。漲。而。化。爲。萎。縮。的。當。兒。人。們。精。神。上。便。發。生。出。劇。烈。的。苦。痛。來。像。徐。鳳。姿。在。高。小。學。校。裏。畢。業。的。時。候。抱。負。何。等。偉。大。中。間。受。那。環。境。的。壓。迫。漸。漸。的。萎。縮。下。來。到。了。現。在。差。不。多。萎。縮。得。近。於。沒。有。了。他。在。這。十。幾。年。裏。所。受。精。神。上。的。苦。痛。也。劇。烈。極。了。他。的。希。望。一。步。一。步。的。萎。縮。着。他。的。苦。痛。便。也。一。步。一。步。的。增。加。着。兩。下。適。成。一。個。反。比。例。鳳。姿。現。在。是。已。經。雄。心。灰。盡。人。近。中。年。了。他。見。連。個。正。帳。都。不。能。希。望。得。到。只。是。長。吁。短。歎。莫。展。一。籌。所。存。着。一。線。的。希。望。便。是。一。年。之。中。只。指。望。對。於。經。濟。上。可。以。節。省。些。下。來。以。供。償。還。債。權。人。的。子。金。罷。了。即。論。他。的。態。度。雖。是。中。年。的。人。可。是。看。起。來。很。像。四。十。以。外。的。樣。子。了。當。時。那。副。天。機。活。潑。的。氣。象。早。已。消。釋。無。餘。這。完。全。是。精。神。上。的。苦。痛。所。造。成。的。啊。

那一天鳳姿因爲家中有事向店中告了五天的假次日就要回去了這晚他睡後翻來覆去不能入夢直過了夜半才覺得有些倦意恍惚中忽見有人把一套金光燦爛的軍裝送進來那人向他打了一個拌把軍裝送上來鳳姿一見很是詫異便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那人道請大人立刻穿着有緊急軍機速往辦理鳳姿道我是個商人那裏會辦理軍事呢那人道大人不必懷疑一回兒便會明白了鳳姿便依着把軍裝穿在身上覺得意氣頓時雄壯起來那人便引導他走到了一個軍營中只見裏面有一位貴官有些面善那貴官一見鳳姿當下便高聲呼道賢契不見好久了鳳姿將那貴官仔細一看方才認識是從前高小學校裏的校長便立刻迎上去行了一個禮道原來是老師在此那貴官便執着鳳姿的手道我現在做了巡閱使了知道你自幼便有從軍之志所以特地請你去任某省的督軍一切手續我都已代你辦妥了彼此既是師生富貴應當共有的鳳姿一聽校長的話心中快樂得什麼似的連話都說不出來師生二人寒暄了數語校長便請他到私室裏去談話室中裝着一座衣鏡他把全身對着鏡中望了一望只見一個氣度軒昂的上級軍官站在裏面幾乎認不得是自己的影兒他正在出神的當兒校長笑着道賢契你穿了軍裝格外見

得。相。貌。堂。堂。了。鳳。姿。連。忙。掉。轉。身。來。搗。謙。道。老。師。未。免。過。譽。了。他。嘴。上。雖。如。此。說。心。中。却。很。自。負。過。了。幾。天。便。辭。別。了。校。長。到。某。省。去。就。任。後。來。忽。的。不。知。如。何。又。變。了。文。官。了。他。做。了。幾。年。官。官。囊。很。是。充。足。最。後。校。長。的。巡。閱。使。撤。任。了。他。也。棄。官。而。去。便。到。上。海。來。經。營。實。業。在。商。界。上。紅。得。誰。都。及。不。上。他。他。每。天。進。出。坐。在。汽。車。裏。願。盼。自。豪。回。想。到。從。前。在。商。店。裏。當。夥。友。的。時。候。禁。不。住。啞。然。失。笑。起。來。於。是。便。想。到。我。從。前。所。抱。的。各。種。希。望。現。在。居。然。一。一。都。會。達。到。可。知。一。個。人。第。一。總。要。有。志。把。預。定。的。希。望。牢。牢。的。放。在。心。上。即。使。事。實。上。也。許。做。不。到。可。是。到。底。有。機。會。來。湊。合。到。人。們。的。身。上。來。的。像。我。不。是。一。個。例。子。麼。他。在。汽。車。中。越。想。越。得。意。這。當。兒。自。己。的。汽。車。忽。然。不。留。心。和。對。面。駛。來。的。一。輛。汽。車。兩。相。撞。擊。起。來。他。見。不。是。路。立。刻。推。開。了。汽。車。門。奮。身。跳。了。下。來。凝。神。一。看。何。嘗。是。從。汽。車。裏。跳。下。來。呢。不。過。從。床。上。好。端。端。的。滾。在。地。下。罷。了。他。便。恍。然。悟。得。方。才。的。種。種。乃。是。一。個。夢。境。又。不。覺。啞。然。失。笑。起。來。以。爲。像。夢。中。的。事。情。談。何。容。易。那。裏。會。輪。得。到。我。的。身。上。呢。這。時。候。天。色。已。經。微。明。了。他。便。從。地。上。爬。起。來。把。衣。服。穿。上。等。待。天。明。後。動。身。回。家。去。瞧。着。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依。舊。是。樸。陋。的。布。衣。而。夢。中。的。燦。爛。軍。裝。還。在。腦。中。幌。漾。着。呢。



號
聲

馬穎

嗒嗒啦……嗒嗒啦……笛嗒嗒笛……笛嗒嗒嗒……嗒嗒嗒……

老張……你趕快收拾吧……頭次集合號已經吹下來啦

哼……早就聽見哩

嘿……老張……你瞧你那揚氣的樣子敢則是到了陣上還不驚破你的胆嗎……

哼哼……李爺……別動作不錯啦你自己搬過鏡子來照照看看你那愁慘慘的臉堂還裝那

高興的樣子來奚落我們呢……

這二位老總正在爭辯的難解難分的當兒惹惱了旁邊站着那位兇糾糾一臉橫肉初來投軍的趙二混手裏打着背包口裏正唱那有板無眼有腔無調的什麼薛禮嘆月哩還沒有唱完忙插着嘴道碎……一鬮斷餅子賣黏糕你們兩個都是一樣的味還分講呢……軍人的資格都

失掉了。可惜你們久當兵的老營混子啊……

李老總聽了氣忿忿的兩眼一瞪就要質問他。張老總忙着擠眉弄眼搖着禿葫蘆緊表。示教不要睬他。李老總的氣方纔平了下去。也是趙二素性頑皮見他們都不理會。心中越加高興。手舞足蹈。哈天潑地的笑得那種死形真同夜叉一般。一邊還用手指着他們口裏唱咧咧的道：

噢……人都說好鐵不打釘。我却說大丈夫纔當兵。這次我出發去打仗。殺他個落花流水。顯顯我的威名。那時大帥提撥我管教你們。瞧着我趙二陞官發財。笑盈盈。哼。哼。……嗚。嗚。……烏龜小子們別作聲。嘿……這是怎麼說不講理。欺負人嗎……

可不是呢……這是何苦來。無故的又來罵哩。我勸你快些打你的背包吧……

喂……喂喂……張哥李哥真動氣咧……你們連點包涵都沒有。俗語說得好『不說不笑不熱鬧』我鬧笑話你們就認真啦。這是什麼時候呢……到了沙場誰敢保用不着誰呀……大家一塊談談別傷了和氣。老張老李忙接着道不錯……這是好話。趙二聽了還只管高興的往下講。道按理說咱們欠十多個月的餉。不因這次出發那裏能放齊呢……況且你們沒有看見大帥的命令。不是說進者賞。退者槍決嗎。

……這次出發我們告告奮勇死力的報效大帥定然能抖起來（抖着闊也）陞官發財都有希望我是
不怕死的

唉……別吹牛啦……你忘了上月我們剿匪被圍的時候你兩腿如飛逃回營裏被連長那頓惡罵有耳
皆聞我還記得你對着李爺說『這回不是我腿快險些兒沒吃了香油菓子（油菓子即槍彈）變了槍
糞呢』

是……不錯……他對我說過

哈哈……有了證明啦吧……還敢變嘴嗎……還敢說不怕死嗎……我說幾句冒失話請你先平下氣
去可不是我老張小看你我入伍幾天有什麼經驗竟敢有天無日的說大話那開仗可比不得鬧玩笑呢
……我們同伴白如虎有多麼雄壯活潑那年衡陽一仗就送了性命無情的槍彈還有眼睛嗎……老張
說到這時緊接着用那極底的聲音悄悄的說道唉……算了罷……還妄想陞官發財呢……你訪一訪
現在這時代不走姨太太的門徑還有抖起來的日子麼……就是有些軍功有誰保舉你呢……那進者
實的命令不過迷大驢的具文罷了你就當真啦老趙聽的正然放呆那老李很愁慘的接着說道的論……

號

聲

三

號

聲

四

的論……衡陽那戰你是經過的那時我初次入伍也有些官迷偏又好勝戰事發生的時期可憐我步
步當先陣陣殺敵出生入死身經百戰趕到戰事停止奏凱歸來出了一個排長空額我自己很信我能提
陞這步不料被那無功受祿的營長內弟補上了唉……社會無公理軍界更無公理我彼時心灰了一半
趁着這氣纔請了長假投在這裏哼……到現在還鬧一個白打扒勢你們看缺德不缺德呢……設使常
常的當這份太平兵也沒有說的請問我們那年不打仗那次仗算是抵禦外侮捍衛國家呢……不過兩
個軍閥鬪氣自殺同胞拏我們這百萬健兒作他們爭權利奪地盤的犧牲品罷了……豈是我們四二
銀子換出那爲國捐軀的義務嗎……

着呀……老李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這般看去我們當軍人的委實是有冤無處訴算是世界上最苦的人
了唉……可憐我們在陣上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拏這五尺大個合那砰砰的彈丸拚命哼……那些
萬惡的軍閥大半還伴着姨太太打撲克喝洋酒睡那甜甜蜜蜜的覺呢我方纔心裏不痛快當真是惜命麼
……不過是……一句話還設說完只聽得……嗒嗒啦……嗒嗒啦……嗒嗒啦……嗒嗒啦……
……

氣受了麻木的傳染一般。六目成了直線。正然。呆呆相視。冷不防。被那一個。身上。穿上尉制服的軍官。挨上來。用那軍人教導。鞭撻頭蓋。頂亂抽一頓。他們陡的一驚。也顧不得分說。忙着持槍。一溜煙的。跑出歸隊。還聽那軍官。罵道。號響多時。你們都聾了。膽大撒野。竟敢目無軍法嗎……他們這時。早將方纔的談話。忘却在九天雲外。

閨詞

嵌詞牌

醉愁

自接傾盃。令醅顏未解。紅珍珠。簾半捲。細味一絲風。
香鼻瑞雲濃。如絲繞。箇儂最高樓。寂寞鏡裏。惜春容。
憶得子飛樂。吟成字字。雙紅情。誰是見。祇有月當窗。
命犯酷相思。腸迴十二時。鳳樓春色。邊怕見玉交枝。
步爲探春慢。撩人乳燕飛。露華偏妬。艷點滴。濕羅衣。

處處春光好。紅窗睡自如。一雙雙。燕語消息。話庭除。
小桃紅。淚眼冷。雨滿西湖。悄怨春風。惡。遙憐絕。塞孤。
高山流水裏。小住浣紗溪。獨對城頭月。愁聽烏夜啼。
眉樣西施。蹙鬢然。朝玉階。祇無愁可解。鎖日惜分釵。
自願紅窗影。生憐瘦。比悔豈真郎薄。伴不逐燕歸來。

號

聲

五

●春夜聽雨感懷

高秋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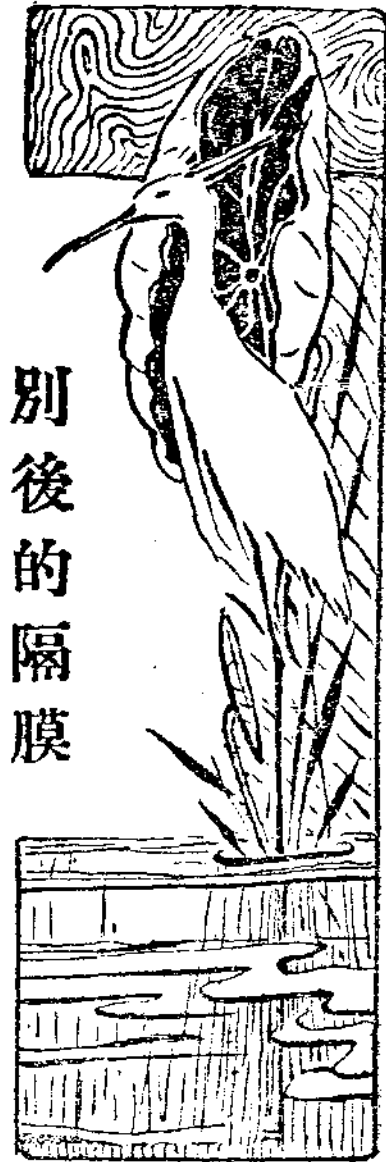
予忽忽已過弱冠矣。憶自童時入塾。先大父卽謂爲有造之材。何期馬齒徒增。鵬圖未遂。上負親恩。下違素志。咄咄書空。愧舞劉琨之劍。寥寥終日。難揚祖逖之鞭。今東風習習。夜雨敲窗。對景生情。良用慙然。爰賦四律。藉舒懷抱。非敢自矜吐鳳之才。亦聊以效雕蟲之技云爾。

細雨瀟瀟夜寂寥。春來景物最魂銷。每憐亂世文章賤。常恨當途氣勢驕。廿載光陰如幻夢。一腔心事等春潮。堪嗟歲月如駒逝。誰向東風賦大招。

風塵碌碌一無存。襟上模糊盡淚痕。殷浩書空惟語咄。賈生悲世賦招魂。愁聽夜雨敲窗牖。怕閱春光閉院門。多少情懷消未得。燈前枯坐黯無言。

讀罷南華意味新。且將物理悟前身。落華墜溷由先定。飛絮沾泥總俗因。人到有情皆有累。事原宜假不宜真。心頭無限公私擾。未審何時甫出塵。

良夜沉沉萬籟空。窗前况復雨濛濛。且憑濁酒酬春興。聊賦新詩慰素衷。從古才高多落魄。幾人纔下識焦桐。等閒欲寫平生志。投筆長吟恨未窮。



別後的隔膜

梁如杏女士

這真是令人惆悵的事啊。心湛和知哲一共同學了六年，可以說除了寒暑假便是整日整夜的廝守不離了。因為她們兩人都是寄宿學校的，現在硬把她們分散，伯勞東去，燕西飛，那得不教人斷腸流淚呢。

心湛最初到這個學校的時候，年紀祇有十三歲，同級的都是些大學生，雖然有幾個較為年少的，不過總比她大兩三歲。她們因此就不大理會心湛，而且還常常帶着一種瞧不起她的神氣。因此心湛就覺得學校生活孤寂而無味。晚上睡到被窩裏，便忍不住哭了。

第二個學期，知哲來了。知哲的年紀也不過十三歲，她頭一天進課堂，心湛便目灼灼的看住

別後的隔膜

她心裏已經安慰了許多好像有人對她說心湛這個就是你的良伴了但是她們倆白白過了三四天并未通過一句話一個寂寞的對着一個冷靜的很有不可解的意味這一天恰巧是上地理課知哲的書沒有預備她只把眼睜着心湛欲言不語似的心湛却會意了微微向她點了點頭她們倆於是就合了書聽教員講授從此後兩人就真的成爲良友了而且她們倆幼稚清潔的腦筋很能事事相諒不存一點芥蒂相親相愛勝於同胞雖然有一次爲了一些小事兩人爭論起來這一天彼此不相言語但是到臨睡的時候她們倆已感覺不安良心上受着責罰了明天天還沒亮心湛就起來了她決意向知哲認罪跑到操場上一瞧知哲已坐在柳陰底下了她們相見之後大家心裏明白了不由的熱淚撲簌簌地都吊下來了最後却是相對一笑便把昨日的意見取消了

她們這樣的生活快樂樂的已經過去了六年

自從心湛收到了父親叫她脫離學校回家的信以後她們倆已哭過好幾次了但這是無可挽回的事因爲心湛的父親要調任到別個地方去心湛只得跟了父親到別個地方去

知○哲○問○心○湛○道○你○夠○多○麼○的○忍○心○啊○留○着○我○一○個○人○掉○在○這○裏○過○孤○獨○的○日○子○從○此○以○後○我○的○學○校○生○活○可○以○說○枯○劣○乏○味○極○了○

心○湛○咽○着○喉○嚥○回○答○道○這○不○是○我○的○忍○心○實○是○受○環○境○的○逼○迫○我○是○不○得○已○的○其○實○我○也○捨○不○得○你○你○想○我○心○裏○豈○有○不○悲○傷○的○

知○哲○道○心○湛○你○別○後○還○能○常○常○的○掛○念○我○麼○

心○湛○道○知○哲○這○是○不○用○說○的○我○始○終○愛○着○你○我○要○常○常○禱○告○上○帝○爲○你○祝○福○但○願○你○也○這○樣○的○待○我○

明○天○心○湛○要○起○程○了○這○一○夜○她○們○索○性○不○睡○了○但○沒○有○說○什○麼○話○一○個○是○愁○眉○苦○眼○一○個○是○淚○水○不○乾○因○爲○心○湛○是○善○哭○的○人○最○後○的○話○就○是○反○覆○叮○囑○着○毋○相○忘○常○通○信○彼○此○以○狀○況○相○報○告○

心○湛○起○程○了○火○車○軋○軋○的○要○開○動○了○她○們○倆○還○牽○着○衣○角○捨○不○得○放○手○及○至○萬○不○得○已○心○湛○上○車○了○祇○說○了○一○聲○珍○重○再○會○那○無○情○的○車○輪○早○已○風○馳○電○掣○般○硬○拉○着○多○少○生○離○死○別○的○可○憐○

蟲飛向前途去了。

心湛去後知哲很無聊的。獨自坐在宿舍裏。惆悵煩惱。她無意的脫口說道。心湛你已經把功課都預備了麼。這是她每晚臨睡時慣說的一句話。但是這一夜她說了沒有人答應她。她睡到床上。把眼睜開。一望心湛所常睡的床空着了。她的心酸了。她的淚落了。她對着窗外的明月低聲長嘆道。月兒啊。你可憐我。我是孤寂失伴的人。請你常來伴我。但是花不常好。月不常圓。這便如何是好呢。她不能睡了。她立刻起來拿了筆硯寫信給心湛。

心湛吾友送君歸後。惆悵極矣。夜不成寐。相思可憐。早知今日別離之苦。悔不當初與君相愛也。桃花正茂。恨無共賞之人。明月團圓。反惹淒涼之感。願生雙翼。飛到君前途中。情形請告萬一。

她寫到這裏。她自己不知寫些什麼了。因為她悲酸極了。

兩天後的早晨。她接着心湛的信了。她喜極了。急忙拆開來看時。只見裏面寫着道。

知哲君車聲軋軋。猶憶前夜絮語時。抵家後惆悵若失。雖有三四妹與五弟。日共嬉戲。終

莫能去別君之悲也。家父調任北京。故於即日入都。天南地北。非所逆料。學校情形。請常告我。

她們別後轉瞬三年了。知咨的父親。在這第三年的十月裏。他也要全家搬到北京去居住了。知哲心裏喜歡的了。不得立刻寫信給心湛道。

湛姊三年離別。夢想爲勞。今幸家父挈眷北行。我兩人相會不遠矣。特先奉聞。以慰遠念。心湛接到這封信後。整日的盼望着知哲快些動身。好得早日的暢敘。

一個星期後。知哲到北京了。她當天晚上就跑到心湛家裏去。她們相見之後。除掉說了一篇寒暄的閒話以外。就都很無聊的。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的。默默地坐着。比起四年前的情景。生分許多了。末後。知哲就很失望的。和心湛告別了。

心湛和知哲的心裏。大家都疑惑着。莫非她變了心麼。爲什麼。平空生出了這一層無名的隔膜呢。這真令人不明白啊。

★
★
★
★
★
★

別後的隔膜

五

社會之花
特刊
神怪號預布

年來靈學盛行。談神說鬼之書。風起雲湧。中外皆然。而吾國上海等處。乩壇之多。尤爲從來所未有。神鬼照片。且登報章。已成司空見慣。豈真科學進步。發明及於無形世界。更閱數年。將與神鬼往來交易耶。抑人性喜談鬼怪。故神其說。眩世惑衆。以取一時之快耶。然而父老津津。友朋娓娓。固有言之確鑿不容不信者。是誠吾人不幸。生當鬼學半發明時代。所當犧牲腦力以研究之問題矣。社會之花。銷行遍海內。大可借此作討論機關。願讀者諸君子。神怪之事。會有真知灼見者。錄示梗概。并附論斷。社會之花。將特刊神怪號。以公布之。文體不拘。小說筆記均可。惟請勿太冗長。（最好在三千字以內）勿抄襲前人之作。如聊齋志異、子不語、珠郎談怪之類。什九寓言。並無其事。若據爲以證本。欺人亦以自欺。非本旬刊特出專號。引人討論之初意也。來稿請於函外標明神怪號投稿。限六月五號截止。逾期只能載入普通號。

附告、神怪號容載十萬言。都一百頁。較普通號加倍。祇售洋一角五分。預定全年者免加價。



答禮如儀

佛·靈·

「社會之花」第十期上。有佛靈給鈍根君的一封信。我看見很詫異。在我當初既不會聲明不發表。又沒看見有白字。像我這樣做事粗率。早知道有一位姓饒的決不饒過了。

頃閱六百十八號晶報。果見一位饒先生名舌者。對於「瑩」字「虫」與「玉」之錯誤。大發議論。此君既會求疵。就應該看出我的白字不止一個。筆誤

答禮如儀

又不止一回。爲什麼不澈底抉剔出來呢。

凡是愛指謫人家不是的人。自己脚跟千萬要站穩着。饒舌君對於「靈海春潮」中「朝曦緩緩地踱上窗來了」一句。認爲不妥。不錯。太陽固然是不能上窗。難道早晨的太陽的光。也不能緩緩地踱上窗來嗎。要知道太陽是太陽。朝曦是朝曦。界限分得極清楚的。此君連日常習見的字義都不懂。何不閉門多念幾年書。

其中還有兩句話。含有撥弄是非的意思。我只好不理了。譬如出門遇着狂風。行路遇見口口。理他則甚。

鈍根按饒舌君並非姓饒。饒舌其隱名耳。友人告余。卽爲前某報協理與余會同事之某君。其人博覽小說。最佩服李涵秋。其他若天笑倚虹海上說夢人諸君。皆爲彼所稱道。而涵秋與海上說夢人之得名。彼實與有揄揚之力焉。（凡名家得名。固由於作品之優美。亦出於讀者之揄揚。此蓋定例。非余譎言也。）彼嘗于晶報駁余本刊十一期編輯者言中揄揚蹉跎生一節。斷章取義。但引「我一定替他揄揚成名」一句。而截去其後「現在先請諸君一看他那篇溺愛的慈母。管包

拍案叫絕。不用在下請託。自然樂意替他揚名呢。」數語。使凡讀晶報而未見社會之花者。皆誤認余爲硬捧不佳之小說。其用心甚巧也。彼謂余屢次提及編輯自由談事。儼然以小說界前輩自居。是尤苛論。夫余會主任自由談。所得投稿諸友。今日多成名家。事實如此。豈遂不可追述。余因贊揚諸友而連帶述及主任自由談云云。豈得遂指爲余自居前輩之證。若饒舌者。真可謂老前輩。余于文字中未嘗稱道及之。是誠余之開罪處耳。至佛響君書盤爲蟹。不過偶爾筆誤。賢者均能

相諒。余何必爲之塗改。以損其書翰之美觀。饒舌君亦何必苛求至此。饒舌君意無非欲借此引出其「目光如豆」一語。以爲輕侮余之資料。殊不知余固自認目光如豆者。少時失學。長被飢驅。既未能徧讀古書。又不得涉獵新學。饒舌君以博學老前輩之資格。斥余目光如豆。以爲辱余至矣。然余自維。饒舌君此語。猶爲褻予過當耳。且予編社會之花十一期時。適患目疾。一切評按。皆口授甥女寶英書之。余則終日閉目。并如豆之光而無之。饒舌云云。甯非獎予耶。昔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余雖不能及。頗願學之。故饒舌君屢次駁余之言。余皆怡然任之。今獨于其波及佛龔蹉跎生處。愀然病其太苛。不可無一言以代兩君辨白也。幸饒舌君宥其絮絮焉。世教衰微。友道淪喪。如饒舌君之誨余不倦。斯不愧爲愛余之老友矣。敬誌於此。亦欲爲揄揚成名之意云爾。



著編新最

法究研狀訴

◀ 角五洋大價定……冊一裝洋書全 ▶

訴訟之勝負。視乎訴
 狀之強弱。故訴狀為
 國民必要之知識。本
 書對於訴訟之措詞。
 訴訟之手續。反覆推
 攷。分門別類。言之
 綦詳。得此一書。可
 以左右是非。顛倒皂
 白。為生命財產之唯
 一保障。

版出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版出新最

法究研文公

◀ 角五洋大價定★冊一裝洋書全 ▶

本書依據現行之公文
 程式令編訂。最合現
 時應用。凡公文上規
 定之名類。及公文之
 性質。皆詳為解釋。
 所載各種公文。精細
 選擇。文法格式。均
 可觀摩。並附公文用
 語。及公文須知各一
 編。為起草公文時必
 須研究者。盡善盡美
 。且新穎詳備。

行印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扶鸞雜談

鵬·湖·釣·徒

扶乩一事。誠屬不可思議。以余觀之。當爲藝術之一種。優遊之士。借此消磨歲月。計亦良得。若專心于此。自不免趨入迷信一途矣。余無取焉。鸞手最不易做。因須精氣神充足。然後可接神光。蓋此時之成功。端賴神人互助。若金光閃爍。不能振筆直書。是必有斷續不接之慮。並須戒除一切嗜欲。狎邪冶遊之事。尤不可犯。

扶鸞雜談

近來滬上鸞壇林立。類皆具濟世之婆心。惟高等鸞手。殊不易覓。故所發方示。往往有不能靈效之嫌。

鸞持名目不一。挽近所流行者。約有三種。(一)雙鸞。(亦名雙持)。(二)單鸞。(三)挂鸞。挂鸞之法。在空中挂下一線。線端繫以檀香木筆一枝。扶鸞者。用手高握此線。則木筆即徐徐而動。

寫成字畫。此純係內功練成。造切之畫。所不能爲也。

去年大世界舉行民食慈善游藝大會。開砂五晝夜。真人臨鸞頗多。十七日八大仙人降。所賦八律。頗有飄渺出塵之概。故特介紹于讀者。句如下。

慣把葫蘆繫杖頭。	那知塵世幾春秋。
手烹日月輝金粟。	足踏風雲作木舟。
色相自來都是幻。	繁華合睫便皆休。
若能參得三關透。	天上何人不可遊。
閑敲漁鼓下雲端。	繚繞香煙引玉鸞。
偶趁清風來海上。	便留曇影在吟壇。

茫茫宇宙何方淨。	渺渺乾坤到處安。
一曲道情君記取。	此中廓落任遊歡。
輕搖寶扇拂雲烟。	聯袂迢迢下九天。
白鶴青鸞飛款款。	金光紫氣映翩翩。
人間片刻成仙境。	運會三期締善緣。
願與諸生共珍重。	世荒毋自廢心田。
自從慧劍斷情絲。	天上人間任我之。
醉裏不知多少劫。	睡中忘却幾何時。
興來妙語傳金鐸。	證得仙緣把玉卮。
此日降臨原有數。	短詞互志匪言詩。
攜取檀槽走入荒。	高歌漫拍醒黃梁。
喚回多少華胥客。	同上無邊至樂鄉。



十界已明無我相。	願施幾滴清涼水。	忻逢海上小陽春。	吹徹玉龍騎彩鳳。	藍田洞口迴陳迹。	瞬息人間卽千載。	七寶提籃巧化工。	靈芝未識榮枯色。	渤海滄溟探聖藥。	太清伴結騎龍客。	半啖蟠桃解玉身。	自知仙籍原無定。
七情何忍任人狂。	洒徧紅塵處處香。	一曲梅花句句新。	任教金馬逐紅麟。	秦嶺峯頭證夙因。	此身何計幾由旬。	長春無日不花紅。	仙卉何關雨露功。	須彌巔頂臥孤桐。	還有真元五尺童。	不談休咎與天人。	試問塵緣那是真。

扶鸞雜談

汗漫遊來空四極。清和行度豈三春。

中天化樂惟誰識。瞬息陰陽已一輪。

該會鸞稿薄。更有開會日。濟顛僧降壇。詩嵌用會名。句亦清麗可誦。民命防維祝佛天。食雖求足信爲先。慈團締結成余志。善幟招搖引衆緣。遊泳不須窺物幻。藝能相併奏功圓。大千更有於斯樂。會運遭逢各個仙。

徐廳長國樑。曾在某壇叩諭。得一偈云。大千世界感風塵。一縷烟痕楊柳村。從此清溪難濯足。高樓百尺又何人。迨被刺。始悉暗中實預示朕兆。亦奇事也。因憶去歲春。吾邑有徐某在壇叩示。太祖判云。人人只道要修仙。修得仙時倍泣



然。仙鄉仙跡何處覓。記取紅羊天外天。初亦不解何指。迨夏得病。竟于六月十七死。始悟紅羊者。六月丁未也。天外天者。初五甲午夏天赦。十七戊申秋天赦也。（因十六已立秋故云）生死玄機。盡在其中。特徐某自不知耳。觀此則扶鸞之事。當非盡是空中樓閣矣。

蘇州居民某。以盤剝起家。素不信扶乩。一日爲友人邀往某鸞壇。戲用密稟焚爐叩示。乩判云。爾之心事。可閱魯論某章某句。及檢閱之。則「放于利而行多怨。」過而不改。是爲過矣。」數語也。神亦善于發付矣。

鸞學派別甚繁。現在通行者。曰龍門派。曰金丹

派。金丹派尤注重符籙。其上乘者。咸能燒符請神。及煉丹說法也。相傳二十年前。杭縣有江鐵生者。曾來鹽官。主持某壇事務。衆因請其煉丹。齋戒凡七晝夜。淨身沐浴。齋上天表。此表用黃紙摺成。蠅頭小楷。凡十三抬頭。二百餘字。焚化時。江端立中庭。腳底按八卦。踏成方位。不得或錯。首磨符籙。口誦經咒。跪拜凡八次。初命取白紙八張。分給同玄八人。囑各信手書寫數字。將紙摺疊。壓于案上。迨少頃取出。則柳大真人（公權）手書玉帝詔勅一紙在焉。衆皆失色。因復禮懺數日。將詔勅用黃布包好。懸挂中堂最高處。翌年春。忽由湖洲某壇。寄到鸞諭。謂此詔

已由北京某善壇請去。及啓視之。則同玄手書之八紙在。而玉詔已不翼而飛矣。江之技亦神

妙矣。

●武陵游記

幼時讀桃花源記令人神往既親至其地其爲幸也何如

童愛樓

湖南常德號曰武陵。爲入雲貴要道。自岳州越洞庭八百里。卽至其地。其地少山多野。河流曲折如眉月然。其城卽建於湘江之濱。煙火萬家。延長至七八里之遙。湘人號曰小南京。所產者爲白蠟。鯉魚。黃精。錦雞。桐油。及金鐵等屬。首縣卽武陵縣。湖南提督亦駐紮其地。城外約十里有小山曰德山。昔人有聯云。常德德山山有德。其對句爲。長沙沙水水無沙。該邦人物誠樸。亦間有文秀者。婦女雖不能如省垣之明秀。然亦較勝於他郡。其鶯花聚會處曰大高山巷。小高山巷。門懸商標。則曰某姓某名堂。如楊紫珊堂。郁金鳳堂。尤爲其中秀出。取繡頭錦。亦較廉於長江一帶。以凍紅色之衣。裙爲普通之服。色正街祇一條。長約三四里。巨舖大號。鱗次櫛比。橫街四五處。亦然。臘尾年頭。放鞭礮。動以萬計。劈拍之聲。通宵不絕。名茶樓。則有大觀樓。春昇樓等。而雲起茶樓。建於河中。如同畫舫。其技藝之佳。則以雕刻爲最。蓋見廟中所塑男女像。無異於生成也。夫偌大城池。豈數語所能了。姑錄其大略。以爲遊其地者之一助云。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最新穎……最完備……三版校正的

分類詳註 各界尺牘淵海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三冊 定價大洋四元

本書分(政)(學)(商)(家庭)(普通)五大類。每類又分十餘類，共有信式一千九百九十二通。內容淵博。各體皆備。與人通信。或雅或俗。皆可隨意應取。信式中間答對照。尤便於學者摹仿。有時令之分。厚卑之別。寫信時只須認定門類。一查即得。函解釋詳明。極利讀者自修。敘法套語。各種稱呼。亦皆有一定之樣式。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最新出的版

分類詳註

女界尺牘大全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一元
並裝紙布二冊……定價八角

市上尺牘。大都偏重男界。間有少數女子尺牘。亦不甚完備。欲求一純粹女界適用者。竟不可得。本公司有鑒及此。編輯「女界尺牘大全」一書。臚舉女界應用之信範千餘通。分門別類。朗然可查。對於稱謂方面。推考甚詳。而覈深典故。特加極詳之註解。且定價低廉。以資普及。

偵探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Freerie Thorne.

張碧梧譯



第十一章

賴樂詩押解德柔。被伊中途脫逃。覺得有虧職守。萬分慚愧。暗自拿定主意。對於本案更當努力偵查。倘能破獲。也可功罪相抵。有如是代數學上正副相消。所以這一天他特地去到地方律師艾達士的辦事室中。研究那許多證據。先把那張弓拿在手裏。反覆細看。見在弓弦的中部。扣着兩段斷頭的細繩。弓弦

原和普通弓弦一樣。但這兩段斷繩好似在油裏浸過。又好似塗過油的不禁暗想好好的弓弦上。怎會扣這兩段斷繩。繩上又怎會有油呢。賴樂詩把這個疑問。推想至再。却再也猜想不出。又把這斷繩放在鼻前。細細的嗅了一會。把弓放在桌上。再行揣想。忽覺手指上面也有一種氣味。仔細分辨。却是豬油氣味。又暗想手指上怎會有這氣味呢。今天雖曾吃過

猪肉却是用的刀並未動手。手指上不會沾着氣味。呀。他默默的沈思。並站起身。走過去。倚在壁上。這時候室中寂靜極了。忽然跑出來一隻老鼠。大概是腹中正餓。嗅着了這觸鼻的猪油香氣。更是飢火中燒。室中又沈寂無聲。不像有人坐在裏面。便悄悄的從一排法律書的後面走了出來。從書櫥的角上跳到當地。離開這張桌子的腿。祇有幾尺遠近。再一壁走。一壁嗅。不多一會。已到了桌腿的旁邊。便輕輕的聳身一跳。連跳帶爬。到了桌面上。接着把桌上的各物逐一嗅過。嗅到弓弦時。便停住不動。似乎已尋到他要尋的物件了。賴樂詩倚在壁上。遠遠的瞧着這老鼠。心中却兀自盤算斷繩和氣味兩件事。忽然之間。

腦中觸動了一個意念。不禁直跳起來。把身旁的一張椅子也撞倒在地上。這一聲巨響。把那隻覓食的老鼠嚇得跌跌爬爬的逃走了。賴樂詩也急急忙忙跑出了辦事室。一壁自言自語道。我費盡了所有的智力。居然被我揣想出來了。我必須趕快去告訴偵探長纔是。及至他跑到了戈蘭面前。先把他怎樣用手拿了那張弓和斷繩之後。手指上便沾着那股氣味。那隻老鼠又怎樣聞香覓食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又道。我受了這重大的刺激。恍如被磚頭打了一下。我清醒的感覺。便被打得活動起來了。想起雕刻家製造偶像時。常常用鐵條木片和鐵絲等物。先造成一副骨架。然後纔把調勻的濕石膏一層層的敷上。

去。這樣石膏便不會因重量的關係脫落下來了。這事你諒必是知道的罷。戈蘭道。是的。我知道的。賴樂詩道。這就好了。待我慢慢的挨次講下去罷。你先看看這張弓夫像的照片。你瞧他手指斷折的所在。不是果有鐵絲頭露在外面麼。這鐵絲自必是造骨架用的。是當做手指中的骨頭的。因此我便猜出弓弦上扣着的細繩。必是用以把弓弦反結在弓夫像的一隻手上。于是弓便張開。成爲預備射箭的模樣了。這話你明白麼。戈蘭一時不能會意。便答道。我尙不能明白。你再說下去罷。賴樂詩再道。你揣想不出麼。那弓夫像本是對着那張睡椅。李來德又正是躺在這睡椅上。那末弓夫像倘射出箭來。自然正射中李

來德。黑幕中的那人便利用這個機會。謀害李來德了。但那人祇用細繩拉張弓弦。至于射出這支箭。却委託了一個魔鬼。可是這魔鬼怎肯替他代勞呢。戈蘭道。是呀。怎肯替他代勞呢。賴樂詩道。因此他不得不用引誘的方法。便在那兩段細繩上面塗上些豬油。引誘老鼠前來。替他代勞。戈蘭道。老鼠麼。縱然能把老鼠引來。事實上能怎樣利用呢。賴樂詩道。你且聽我說罷。那人佈置妥當後。自然便走開去了。等到了夜間。是——五日的夜間。我們曉得李來德在那天夜裏是睡在那張睡椅上的。——李來德在睡椅上睡熟了。便有一隻老鼠嗅着豬油的香氣。溜了出來。且嗅且尋。尋到了那細繩。便張口去咬。細繩自然

立刻折斷。細繩一斷。那支箭自然射了出去。便正射中李來德的胸膛。祇是細繩一斷。弓弦立刻收縮。弓夫像的手指自然被拉斷了。戈蘭哼了一聲道。賴樂詩你這番話到也言之成理。賴樂詩道。難道你對於我這番話尚不十分相信。以為另有別情麼。那末除掉我這番推測。試問再能有……戈蘭道。誰說不相信。我是很相信的。我以為你這番推測一些不錯。先前雖有旁人對於這支箭作種種的解釋。我曾聽他們細細講過。我自己且曾一再推想。但總不及你現在所說的精細真切。賴樂詩道。再據我的推想。佈置這奸計的人。定是焦迪。因為在眾人當中比較起來。說是他佈置的。最為可信。戈蘭道。對呀。本來他很鍾

情德柔。並且……賴樂詩接着道。是的那些婦女們。會說過他每次瞧見李來德把手放在德柔的身上時。他便惡狠狠的望着李來德。這話你自必還記得。所以我雖難免再有疎忽的地方。但敢斷定設這奸計的人必是焦迪。戈蘭道。是的。越說越像是他了。賴樂詩道。而且關於焦迪身上的事。我還不祇曉得這一樣。再有別的消息告訴你呢。戈蘭道。當真麼。賴樂詩道。自然是真的。何敢對長官撒謊。現在我已查明他的去處了。戈蘭道。你已查明了麼。先前為何不告訴我呢。賴樂詩道。一則我在今天午後方纔查出。再則我此刻纔會見你。不過究竟是不是焦迪。我尚不敢斷定。戈蘭道。你怎樣查出的呢。賴樂詩道。今天午

後。查船員毛利森和我閒談。說起七月六日有一隻貨船名叫多毛。裝了滿船的材料。從此地開往輯里的安渡海口去。船上有個新來的副廚司。據他自己說姓名是高登。看他的容貌。像是意大利人。舉動神情。似乎覺得有些慌張。不過毛利森也未曾盤問他。我聽了毛利森這話。不由得很有感觸。便趕忙把焦迪的照片取給他瞧。他說照片中人和那個副廚司的面貌正是一樣。他並敢發誓不會看錯。戈蘭道。這樣說來。那個副廚司諒必正是焦迪的化名了。我們最好立刻拍個無線電報去。招呼那邊的警署。設法把他截住。再把他押解到這裏來訊問。賴樂詩道。是的。這辦法很是妥當。戈蘭道。但是那人萬一不是

焦迪。怪我們不該胡亂捉人。和我們爲難起來。那到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賴樂詩道。你這顧慮原不算錯。但不能因爲這顧慮。便不去捕捉。這樣罷。萬一拘押到這裏之後。認明他果然不是焦迪。那誤拘的責任。由我担承便了。左右本是我來報告你的。不過這或許是你過分的顧慮。據毛利森說。那個副廚司的面貌。他記得很清晰。一見焦迪的照片。便能認出。一定不會認錯的。戈蘭道。但願如此罷。待我拍個無線電報通知輯里警察署。預先派人在海口等候。等那貨船——你說船名叫做多毛麼——抵埠時。務必把那人捉住。賴樂詩。那人倘果是焦迪。這樣的被我們捉住。真算是湊巧極了。他們二人儘着計議捉拿化

名高登的焦迪。誰知焦迪上了那貨船後。又換名卜四。幸虧船上的人當中。有曉得他本叫做高登的。纔能把他喊到艙面上。被警察們捉住。否則祇管搜尋高登。卜四必乘間逃走。這當中真是間不容髮呢。

第十二章

賴樂詩奉了戈蘭的命令。趕緊向四下裏打聽那個姓樊的中國人的下落。但一連忙了好幾天。並未得到一些頭緒。心中非常煩悶。暗罵這中國人真個刁猾。竟能逃得不知去向。難道他腋下生了雙翅。飛到上帝面前去了不成。不過像他那樣刁猾之徒。上帝必不收留。慢說庇護他罷。後來在無意之中。賴樂詩認識了一個姓曹的中國人。這姓曹的因欠一個中

國紳士的債務。天天被債主催逼。正急得走頭無路。賴樂詩便很慷慨的替他償還了。在賴樂詩的原意。並非希望他能個怎樣幫助。不過以為他和姓樊的都是中國人。或許曉得姓樊的所在。利用他的熱烈感忱。好從他口中問出姓樊的蹤跡。因此賴樂詩便把正在搜尋那姓樊的事。告訴他個大概。他聽得非常注意。等賴樂詩講完。又問明白姓樊的年歲和形狀等等。便連連點頭道。這不是難事。你交給我辦好了。我定當替你搜到那人。把他領到你面前。隨便你怎樣處治。至于需多少時日。這却不能預定。總之我竭力而為。一天不訪到這人。一天決不放手。總要叫你覺得十分滿意。那也是我報答你的意思。賴樂詩

見他這樣實力幫助。料到前途必能有個實在的結
果。心中十分快活。又着實拜託他一番。他當即拔脚
向一個所在走去。這所在名叫惹事樓路。在西雅園
城中。要算是最難還喧囂的地方了。五方雜處。人色
很是複雜。有從華盛頓和印度來的印第安人。有從
東京和天津來的中國人。有從西印度和英吉利海
峽中島上來的黑人。有從菲列賓羣島來的馬來人。
……世界各國和各種民族。幾乎都有人住在這裏。
所以這地方雜還喧囂極了。賴樂詩見這姓尊的中

國人去後。一心祇盼望他的回信。便把搜尋姓樊的
中國人的事。暫時放在一邊。再去到地方律師的辦
事室裏。把那許多證據。重行研究一番。希望或許再
能有甚麼新發現。誰知在這後來的二十四小時當
中。因發生一種突然的激動。於是先前當做非常重
要的那許多證據。此刻却一律變成無用的廢物。證
明雕刻家李來德之死。既不是因為鎗彈。也不是因
為木箭。更不是因為那瓶毒藥。却另有致他于死地
的真因呢。

中國絕世美女照片
群芳倩影

相貌非常縹緲 服色十分時髦

盡美人之色相……集香國之精華

是畫家之參考……是消遣之妙品

坊間美女照片之印銷於市者。為數至夥。但皆陳舊粗俗。不堪寓目。本社有鑒於此。特向各地徵求絕色照片數十。製銅版印刷。合訂成冊。裝潢雅致。精美絕倫。並請海上。大詩家淚紅生。加以題詞。玉軟香溫。倍名貴。茶餘。酒後。展卷覽觀。則嬌態輕盈。直似瑤臺所見。芳姿綽約。袍而旗服。或更革履而西衣。我見猶憐。瘦欲折。或披長。不愛。美倩生情。斜坐凝思。如有期而不到。憑欄遠眺。蝶入望。而將來。更有坐石誦書。清波蕩槳。拈花微笑。撲。集香國之精華也矣。

已出兩集
 第一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麗華美術社出版
 第二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上海四馬路大圖書公司代售◎



周瘦鶴

幾生修到作王郎

自從「社會之花」出版以後。雜誌界中就多了一顆明星了。我在旬日中遇到休沐的時光。眼巴巴地望着他差不多望眼欲穿呢。但是每逢著五，十五，二十五，這三天。就是我的快樂日子到了。因為是「社會之花」發行的日子。我可以先覩為快。一飽眼福。增長知識。加添閱歷。着實不少。我於是五體

幾生修到作王郎

投地。越發欽佩鈍根先生不置。

想不到第六期上。鈍根先生著了一篇俳文。「我與文豔親王之情史」。從頭到尾。迴環盟誦。簡直羨慕到一百二十分。覺得談諧入妙。諷而不虐。遊戲三昧。趣味雋永。這時候我的心中以為鈍根先生真不愧為曼倩復生。淳于再世。

不過從對手方面着想。瘦鵑先生本係鬚眉男子。要把他比作爲巾幗丈夫。恐怕他不能默爾而息。自己承認女性吧。那曉得不到兩個星期光景。就在「半月」三卷十三號上。忽然登着一篇哀感頑豔引人入勝的文章。就是瘦鵑先生的大手筆。叫作「文豔親王下嫁王鈍根記」。真個是有句皆香。無辭不豔。文壇雅謔。佳話流傳。但是替瘦鵑先生想。可是有點不大上算。因爲他既然是易弁而釵。仙姬下嫁。正名定分。就不得不認鈍根爲所天了。這不是「周郎妙計安天下。作了夫人更吃虧」麼。（我這兩句話。是斗胆說的。未免有點拚虎鬚了。務請瘦鵑先生大度

誰知道無獨有偶。好事成雙。居然有個無名女子作了「我也嫁給鈍根」那一篇諧著。真是奇之又奇。玄而又玄。波詭雲譎。好像神龍見首不見尾。一般。照她所說。屬於理想。夫妻精神戀愛。她不是已經心許鈍根先生作她名舉上的保護人了麼。我現在不揣譎陋。也來多管閒事。像這樣紅袖青衫。惺惺相惜。同情合意。以事一人。不曉得天壤王郎。是幾生修到的。豔禍啊。

但是我替無名女士設身處地。幾度思維。她說「同情的瘦鵑啊。我和你在『社會之花』的紅氍毹上行個相見禮兒罷」。真是匪夷所思。令人忍俊不禁。她既承認是鈍根先生的畫中愛寵。爲甚麼撲朔迷

離○令○人○莫○名○真○相○何○不○斬○釘○截○鐵○磊○落○光○明○把○你○那○
宜○噴○宜○喜○的○春○風○面○披○露○出○來○和○那○文○豔○親○王○的○倩○
影○比○美○齊○芳○一○決○雌○雄○豈○不○甚○好○就○是○化○妝○也○無○不○
可○否○則○就○應○了○鈍○根○先○生○的○話○「○只○怕○是○有○名○男○子○
罷○」

我○剛○剛○寫○到○這○裏○恰○巧○有○兩○個○朋○友○跑○來○找○我○一○個○
是○王○半○鈍○一○個○是○黃○慧○根○他○們○一○同○調○侃○我○說○瘦○鶴○
你○是○男○性○還○是○女○性○我○聽○了○這○話○心○裏○頭○弄○得○莫○名○
其○妙○微○含○怒○意○反○問○他○們○此○話○怎○講○他○們○忍○不○住○的○
嘆○味○一○笑○道○你○還○明○知○故○昧○假○裝○癡○麼○請○問○你○在○
什○麼○時○候○和○瘦○鶴○先○生○聯○過○宗○換○過○譜○你○是○他○的○介○
弟○麼○抑○是○他○的○乃○妹○麼○爲○甚○麼○你○的○名○字○叫○作○周○瘦○

幾生修到作王郎

鶴○呢○我○聽○了○他○們○說○的○話○這○才○明○白○恍○然○大○悟○啊○噲○
我○上○當○了○閱○者○諸○君○又○要○嘲○笑○我○是○入○雲○龍○公○孫○勝○
（○鈍○根○先○生○之○譚○號○見○大○膽○書○生○之○小○說○點○將○錄○）
的○內○弟○鈍○根○先○生○之○姨○纔○好○

另○外○我○有○幾○句○話○要○附○帶○聲○明○的○無○名○女○子○說○「○我○
覺○得○這○本○『○社○會○之○花○』○倒○是○寄○託○愛○情○的○好○去○處○
我○只○天○天○抱○着○這○本○書○兒○就○算○嫁○了○鈍○根○了○」○哈○哈○
妙○語○解○頤○萬○人○空○巷○塵○海○茫○茫○盈○車○擲○果○愛○慕○鈍○根○
先○生○品○學○的○人○恐○怕○不○止○蟲○身○天○地○畸○零○之○我○呢○

（不）

（受）

（酬）

三

●趙家墟

徐·齊·身·

出。郭。十。五。里。復。見。農。家。烟。牛。羊。夕。入。屋。喘。息。導。我。先。兒。童。訝。客。來。集。視。嬉。燈。
前。稍。吐。簷。口。月。半。仄。侵。人。肩。光。驚。宿。鳥。起。黑。映。垂。蛛。懸。沙。沙。絡。緯。中。夜。氣。高。
蒼。然。對。酒。一。坐。嘆。余。行。信。有。年。宿。此。亦。兩。度。愧。爾。躬。耕。賢。

●送友往湘

半。歲。嗟。爲。別。歸。來。復。送。君。鄉。心。章。貢。水。秋。色。澧。湘。雲。斑。竹。應。留。怨。幽。蘭。孰。遺。
芬。扁。舟。卸。帆。日。爲。報。故。人。聞。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十一回 夢境離奇驚喜參半 情書投遞變幻叢生

古檀怕娘究詰。溜入臥室。向榻上躺下。原想假寐片時。等趙氏走開。就好起身。他出不料近來因爲記挂曇花。胡思亂想。每夜成了習慣。一月以來。通宵睡足的日子是很少。現在頭一着枕。眼皮就有千斤之重。兩隻眼睛。不知不覺的早已合攏了。那消五分鐘。人便深入睡鄉。頓覺換了一番天地。自己身上穿一套極時式極華麗的衣服。信步走出大門。一直往前行去。南北東西。都沒有分辨清楚。順彎就彎的。却是忙着行走。眼前接觸的人物街市。與杭州完全不同。

通衢寬大鬧紛紛。但看見寶馬香車快絕塵。房屋兩邊如櫛比。往來士女接踵頻。

古檀想這個地方。我倒像幾時來過的。可惜一時記憶不清。迤邐走完這條大街。

第十一回

一

迎面石梁高百級 當前彷彿阻行人 牽裳便爾登橋望 河水長流徹底清
到此頓形人跡少 也無舟楫兩邊停 見兩邊 粉牆整列門開放 諒必
是 仕宦之家別墅營 緩步下來行漸近 花香鳥語動人心 入門不見司
閹阻 曲曲彎彎信步行 綠樹陰濃渾欲滴 朱樓人靜絕無聲 穿花蝶
掠地鶯 流露天機不自禁

再向前去。

見一排 石磴梅花光又潔 短籬卍字密還精 古檀小憩雕欄倚 撲面涼
颺倦態生 耳畔忽聞人笑語 舉頭四矚看分明 祇覺得 心花怒逐春花
放 轉驚疑 亭上何來倩女身 看他竟 脂粉不施豐韻美 居然傾國亦
傾城 身旁侍立垂髻婢 手捧爐香候弄琴 夢裏狂徒偏大胆 搶前幾步
到方亭 自忘身入他人宅 行近多嬌主婢身 脫帽鞠躬呼姊姊 幾分局
促笑容呈 說道是 名園風景天然好 何幸芳蹤此地臨 一自西湖曾覩

面終朝何刻不思君 有緣今又來相會 幸把言詞慰渴枕 佳人聽啓朱唇 非吾鐵石不關心 寒門雖是無尊長 濮上桑間辱煞人 盟訂白頭須仔細 斷無草草定婚姻

古檀道。不才前請汪三到府。女士只是推却。未知何故。曇花翠眉一皺答道。

良媒口說難憑據 敢信郎心似妾心 語罷唏噓巾掩面 聞言浪子起深心

古檀四顧無人。不覺戀愛的熱度。斷難自抑。

欲圖調笑將他侮 亭下微聞痰嗽聲 忙回首 視分明 其時頂上走驚魂

見一個 高年氣概多英武 過腹鬚髯亮似銀 後面跟隨人兩個 濃眉

暴眼露凶形 看來定是園中主 帶僕巡邏到此行 偷被得知盤問我 縱

教插翅亦難騰 不如待我知機走 免却嚙嚙纏禍根 此際古檀身疾轉

思量拔步避災星 只聽得 一聲吆喝來拿住 何處狂徒宅內行 遵令家

人忙趕到 磨拳擦掌不容情 古檀知己難逃避 索性的 故示逍遙態度

文 口說吾 路過寶園遊興動 貪看花木息征塵 自慚形穢輸佳士 驚
動尊居罪實深 然而吾 迥異竊屨來不速 終得要 原情略迹莫生憎
他這般 詞卑意順聲聲說 老者聞言怒漸平

閣下與老夫素昧平生。今日貿然偷看家園。又復潛入重地。能不令人厭惡。惟聞所說。知爾尙無歹心。決不與汝爲難。便喚家人退去。

把手相招亭內坐 老夫有話問分明 那古檀 立時拋去心頭石 恍沐皇
恩赦罪名 答應連聲隨着走 各從方磴坐安身 留心微把雙睛轉 失却
如花賈女珍 懊惱敢教顏色露 低頭無語暗傷神

那老者不慌不忙。對古檀說道。

方才是我姨甥女 生長閨門十七春 長日綉餘無個事 輕扶小婢過園亭
不圖好事三生定 巧遇英才入此門 可曉他 心地光明如皓月 好比
那 清風亮節著乾坤 與君雖有姻緣分 幾曾見 大好閨媛自許親 君

既存心迷美婦 試修書札把情申 待渠考試真才學 定有佳音報爾聞
遠勝過 脉脉相思成疾病 到頭來 紅絲錯訂百年姻 老夫懃直言相告
是否還祈酌量行

古檀先時見老人吆喝。要把他拿捉。嚇得魂靈出竅。現在一番辯白。得以轉危爲安。心頭之石雖去。獵豔之念成灰。不料老人非惟不咎其唐突入內。反曲曲將自己心事傳出。那有不狂喜之理。

古檀便 略作凝思老丈稱 頃聞矩誨勝遺金 不才自歎年華長 中饋猶
虛奉侍人 欲覓良緣難得手 蹉跎無奈到如今 令甥才貌杭中冠 久有
高攀附尾心 祇恐寒家非匹偶 何能屈就此門親 今承垂愛將途引 敢
負春暉照草殷 返舍自當書捷寫 托彼郵遞賈千金 其間還懇春風力
勿吝吹噓感激深 老者掀髯微笑答 前因後果本天成 不須疑慮休耽擱
包教你 臘鼓敲時弄玉笙 得意狂徒稱謝別 仍從原路出園門 徐行已
至橋梁首 不覺心頭吃一驚 橋已斷 浪翻騰 冷風陣陣撲衣衿 回頭

欲覓他途走 頓變荒郊異市城 所入園林何處去 唯聞虎嘯與猿鳴 黃
沙漠漠迷天色 白日昏昏接地陰 四顧荒涼魂欲斷 成羣怪物任遊行
看他們 非驢非馬生孤角 露齒張牙口血盈

古檀想方才吾來的時節，道路平坦。街市熱鬧。忽然間怎生變得如此快法。瞥見有幾隻獸類。走近過來。形狀好不令人可怕。

稱不好 奪路奔 一交跌倒地埃塵 原來身臥牙床上 一夢南柯日未沉
醒後追思驚又喜 主何朕兆費搜尋 抬身走向中樓去 不見娘親妹子身

側耳聽聽非但樓上寂然。即樓下亦不聞聲息。古檀下樓尋見了張媽。問他太太小姐都到何處去了。如何一個不見。張媽正自一手捏了一把瓦屑灰。使勁替子樓擦水烟袋。聽得古檀問他。答道太太方才和小姐被庵裏一位師太來請去的。老爺到蕭公館赴宴。他比太太先走。古檀想他們一古兒既然多出去了。我趁此機會。好把那封信打稿寫起來。姑且待我照着夢中老者所囑。試他一試。

古檀便 踏進西廂來磨墨 思量起稿用功夫 奈他離校經三載 把平日

經史疏荒腹內虛。始作文言嫌淡薄。繼翻白話更嚙噉。尋尺牘。看舊書。寫壞花箋數幅多。重復構思來繕就。

反覆看過兩遍。覺得雖未完善。還可敷衍過去。

揮毫膽正勉相需。

他信上寫道。

墨花吾愛。惠鑒惺惺相惜。卿意云何。脉脉鍾情。吾心成瘕。曩者湖上罷遊。立殘長日。綠楊深處。畫漿飛來。人面桃花。幾搖魂魄。衣香鬢影。深印晶球。擬芳範于洛神。靈秀奪湖山之色。羨宏才於謝女。英明增巾幗之光。正不徒格擅簪花。詩工咏絮已也。忝屬同城。敢自菲薄。得父母命。許聯秦晉。憑媒妁言。懇結朱陳。迺一諾重新千金。使三星耀閒百輛。書空咄咄。惹恨重重。用再削牘陳情。幸勿揮諸門外。倘蒙驅車諒解。還期俟我桑中。神與俱馳。書難盡意。

沈古檀手啓

古檀將信箋摺疊好了。套上一個粉紅豔色的封套。外面用筆寫上數行。面呈賈小姐親拆等字樣。

臥房回轉把函藏。容待明朝送去將。仍托汪三來一走。但祈佳報到門牆。

嬌子樓直到更深返。酒意濃時便入房。趙氏夫人猶未轉。被邀牌局懶收場。古檀敷衍嚴親睡。自向樓頭看月光。街柝頻催三鼓盡。夫人小姐轉門牆。張媽等得心焦透。呵欠連連倦眼張。那夫人進了牆門忙問訊。少爺曾否在牙床。古檀迎母樓梯下。說一聲等候娘親坐外房。因甚斯時方散局。莫不是今宵手氣又平常。雪芬笑道兄猜着。送給他們四十洋。晚飯吃完催母走。不然是又須全夜再開場。說完先後登樓去。趙氏無言便進房。兄妹略談添倦意。自然各自上牙床。宵來無話天明亮。曉起窗櫺現太陽。瑣屑家常休細表。子樓候友往茶坊。趙氏梳好頭。把幾分親戚。應該送禮的。與女兒商酌。將禮物配定。便喚張媽拿去。分頭照送。古檀早上就想走出去。無奈趙氏要他寫點東西。急切脫不來身。等到弄好。辰光已近吃中飯了。子樓此刻亦已回來。不得已陪着雙親吃過飯。說是到行裏去一趟。穿件長衫。逕往汪三嫂家裏來。托爲寄信。古檀走到半路。

恰與汪三嫂碰了頭。兩人行至僻靜處。古檀拿封信交給他。叫他必須親自面交賈小姐。是否討個確實回音。不可再像前次糊糊塗塗。使人沒得把握。不免又許了汪三嫂一個愿心。汪三嫂落得騙些油水。滿口應承。儘晚上終與你把書信送去。有效無效。非吾汪三分內之事。少爺不可懊悔怪我。古檀道。只要這信你送到他手中。你就完了我託付的責任。你不用去管別的事體。汪三便與古檀分途。各走各路。

古檀心內喜非常。想今朝。巧遇汪三道路旁。但等幾天回信至。面求行聘向爹娘。書中着墨無多語。自信纏綿意味長。何慮不邀人賞識。芳心改變許檀郎。在我是每回舉動商芬妹。這一遭。權且瞞他也不妨。折向友朋友家裏坐。消磨時候飲杯觴。敲棋局。話家常。歸路光明月在墻。慢表古檀多少事。重須回顧賣花娘。

汪三嫂還是那天回絕古檀。說實在沒法。你如執定想要賈小姐。媒人作速去請別人。我斷無此等力量。後來古檀去後。他與女兒商議。一時苦于無隙可鑽。祇好暫攔一邊。到了晚上回來。想到古檀許他的愿頭。數實不小。難道吾汪三半世聰明。爲了這了頭。竟束手無策。又心中老大的不服氣。有一天汪三飯後。

無事。帶着幾串翡翠挂件。來看曇花。一則想把這票貨銷脫。賺幾個個錢過節。再則還可油嘴巧舌的。用些說話打動曇花的心。事不湊巧。汪三走到賈家一問。說小姐早晨出去。大概要晚上回來。汪三摸了個冷大門。快快而返。黃昏頭打足精神。乘上好同色。第二次又去。曇花雖已轉來。陪着兩個女同學。在書房裏賭做文字。關照在先。無論何人。不許入內。攪亂他們的文思。了環拒絕汪三。不允入內通報。說你有話說。停一天來講未遲。汪三依然白跑一趟。一天一天耽擱下來。汪三和曇花却沒有相見。自然古檀所託。更無從提起了。今日在金子裘府裏出來。不料晤見古檀。拿一封信。囑爲親向賈府去走遭。看他無窮希望。多包括在信裏。汪三嫂那敢怠慢。就把信短衫袋裏。好辭別古檀。一直往賈府而來。

汪三移步興匆匆 要向那 賈府之中會玉容 心想此番須着力 莫教仍屬一場空 慚儂不識書中字

否則偷伴子攜回家去。拆來看個看。

寫的那 怎稱相思情意濃 想我年輕無管束 慣招浪蝶與狂蜂 光陰彈指催人老 漸漸的 鶴髮鷄皮醜態蒙 怎及他們花正好 自然招展惹春

風 汪三一路胡思想 欲向南行轉向東 行近招提鐘鼓響 方知誤走在
街中 啞然失笑回身轉

吾偌大年紀。如何爲着別人家好事。弄得陰差陽錯。放着近路不走。倒城頭上出棺材。死活朝東兜起遠路來。豈非笑話。

自語自言悶在胸 賈府牆門行得近 汪三想 怎生拿信付姣容 他曾拒
絕將親說 繼續開談話易窮 應該要 計策萬全方啓口 庶臨場 箭無
虛發奏奇功

倘若他見了書信。絕對不允收受。立刻翻起臉來。加我汪三一個引誘閨女的罪名。豈不可怕。

一番思想生疑惑 難免寒心把步封 幾度向前重退下 雙眉打結起愁峯
不過既已答應了沈少爺人。又走到了這裏。難道就真不敢進去。將原信帶回交給他。成個甚麼道理。汪三如此一想。便不顧好歹。壯着胆子走近賈府門首。循例輕輕按那隻電鈴。

雷鈴送響裏邊聞 不多時 早有家人來啓門 一見汪三忙問話 你是否

欲行進見女千金。汪三含笑稱正是。隨了家人望裏行。

誰知賈曇花自從謝先生介紹。與甄超英晤面。談談學術。頗極投機。每日約了從前幾個有志校友。很喜歡于舊時文學上研究。有些著作。都是請超英爲之改削批點。他不時還往超英家裏去。討論古文經史。超英見曇花志趣高遠。心地純潔。倒亦願極指教于他。曇花沒空不去。超英便到賈府上來。兩人雖是如此親熱。然除却談論古事。研究文學。從未有半句涉于非禮的言詞。因此超英的人品。益爲曇花傾倒。曇花的才識。愈爲超英器重。與時下一般青年戀愛。迥不相同。今朝曇花吃過飯。本來相約幾位朋友。仍在他家裏聚集。後來有兩位。因中秋節務的關係。不克分身。寫信來回頭。要節後才能有空出來。故曇花一人在家看書。聽說汪三嫂到此。便叫了環陪進來。

買小姐 笑語汪三事有無 聽說你 兩番看我內堂趨 近時擬把功來用
常有良朋共讀書 懶得偷閑迎外客 更鮮暇晷出門閭 汪三聽 小姐呼
堪羨千金福分多 飽食不須家事管 芸窗書味勝提壺

曇花道。你來此如若有些事情不妨說給我聽。遲恐有人到此。吾就未便與你多講。汪三嫂笑道。小姐的

工夫。真是金子做成的。荒廢了半刻。就要多少代價。吾來此求見小姐。非爲別事。一則搨得幾串透綠的翡翠挂件。價值相巧。問問你可要作成些生意。讓我賺幾個銅鈔。好在這八月節上還還債。未知小姐肯幫忙否。曇花道。這種東西。索性吾是不愛的。並非不肯帮你的忙。還有甚麼事。你不用吞吞吐吐。儘管快說就是。

汪三袋內摸音書 他竟然 遞給閨娃胆氣粗

曇花見他手中拿着一個信封。顏色倒極其鮮豔。諒必汪三的親眷。寄與他。他苦恨自己不識得。所以特地想叫我看了。告訴他信裏說些甚麼話兒。此乃容易事體。犯不着半吞半吐。像煞見吾懼怕的樣子。曇花笑迷迷接信到手。見寫的是面呈賈小姐親拆。心中不免一呆。便問汪三。是誰人交給你帶來的。汪三道。小姐請拆開看了。自然明白。

無奈曇花將信啓 抽箋舉目看須臾 不由他 連稱放屁真堪殺 信有忘
廉賤丈夫 旁坐汪三知不妙

想想不出我之所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要吃他躡踢。那是無處伸冤的。

立起來說聲再會下階庭。心慌猶恐來追趕。一出牆門急急奔。懊悔不應將信遞。

沈少爺信裏寫的甚麼。吾完全沒有知道。但是小姐看了如此盛怒。

定然說話太難聽。待他回覆狂徒曉。吾今要提起超英一個人。悶坐在家書卷看。十分記挂賈千金。更衣遽爾來相訪。擬覓曇花討論文。挾路還逢汪氏婦。儼然未識此人身。叩門奚用人通報。緩步輕移入內行。

却說曇花無端見了古檀的書信。氣得赤昏。不知如何是好。

手足如冰身在座。羞慚無地自容身。與那廝。初無半面相知雅。怎說是輕薄言詞落筆真。可恨汪三爲走狗。敢將筆信藉親呈。呆呆椅上徒呼氣。切齒咬牙怒越增。反忘却。書信留存能作禍。霎時間。外邊走進一超英。
超英踏到裏邊。在往時曇花必然椅上直立起來。顯出他溫和的容貌。迎接佳賓。此時爲着古檀一封信。怒火中燒。竟然失其常度。非但不起立招呼。鐵錚錚哭喪着臉。倒像與人尋事的一般。超英看着非常詫。

異。說道賈女士可好。曇花至此方才如醉初醒。起立說聲甄先生請坐。衣袖一拂。把信箋飄落在地。曇花彷彿未見。轉身往裏邊。取他的所做課本。超英留神在地上那幅箋紙一看。劈頭四個字。就是曇花吾愛。順手檢起。便向自己衣袋中一塞。曇花出來。也不細看。急忙將信封藏入抽屜中。啓口與超英談話。有誰知禍生眉睫難防杜。事不經心悔恨遲。向日情交今已矣。分明那天留缺陷賺歎歎。

欲知超英後來看了書信。有何舉動。請看下回分解。

上海
中外書局出版

產兒限制
實驗避孕法

精裝一冊 價一元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總代售處 ▶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 分售處 ▶

各省各大書坊

◎玉伶小傳

楚狂

中原多難。有心家國者。怒焉傷之。此孔子有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之歎。不已奔走邊陲。暫隱下吏。徐圖補救。亦猶美人紅粉。生不逢時。迫墜青樓。潔身自愛。志在出苦海而登彼岸。如吾友鄧君鯤池。相識之清信。玉伶號璞琴者是也。清信係出前清丹徒某中堂之曾孫。女中堂居官清正。身後不名一錢。三傳至其孫。無以自給。清信不忍雙親坐受饑寒。毅然投入花叢。藉得盤資。以奉二老。暇則弄文墨。事丹青。消其愁悶。養其堅貞。是以年躋二九。仍處子也。鯤池感其孝而憐其遇。遂索小照。贈刊社會之花。俾天下名流望族。王孫公子。得知龍沙花界中。有窈窕淑女。待君子好逑也。囑余爲文以表彰之。余以某中節制某省時。先大父亦提督是省。不數十年。美人遊子。零落天涯。後先輝映。不禁感慨係之。爰筆撰詞。以應鯤池之請。藉舒塊壘云爾。



社會趣聞

卿須輯

●開籠放鶯（北京）

▲轉贈二架製兒機器

崇文門內東觀音寺胡同住戶富族崇某。因家道殷實。缺乏子嗣。遂

各人銀洋物品不少。不日男家即須迎娶云。

除以二妾留蓄外。已將其餘二位

姨夫人擇配他姓。並贈大二三妾

資購小家碧玉三人作妾。未幾其

●冥偶（北京）

第二妾身懷六甲。臨娩產一男孩。

▲死後姻緣

合家甚是喜悅。大辦彌月。現崇某

東直門內羊管胡同住戶孟建章

天津書法大家魏鐵珊家內。前日

●猪腰中之人名

（直隸）

▲石得佑傷生過多

之子德友。年二十一歲。尙未娶妻。日前染病身死。孟妻江氏以其子未婚天亡。不能算爲成人。乃向鄰居趙姓說合。擬將趙姓已死之女冥配與德友爲妻。竟得趙姓同意。復又請出黃某爲媒。至德友出殯時。將趙女之棺移出。與德友葬在一處。

購得豬腰兩個。由庖人割去外面

▲原來是一位「碩士」

都向之訕笑。亞寬以人言嘖嘖。遂

薄皮。一腰內忽顯出「石得佑」

省城二牌樓某茶樓女招待亞寬。

即辭工。轉赴長堤某酒樓仍司其

三字。一腰內顯出傷多二字。均作

二九年華。粗具姿色。口角春風。招

當爐職業云。

紫藍色。筆畫清晰。毫不模糊。經魏

待遇到茶博士遂錫以黑牡丹徽

知事與警佐打架

架 (江西)

親自閱看後。即將豬腰棄而不食。

號。登徒子趨之若鶩。有某客心醉

▲贛省官場之怪現狀

因思石得佑三字。似係人名。傷多

已久。兩情相洽。前夕偕往長堤某

安福縣知事陳鎮。出身幕友。對於

二字。似係傷害生命過多之意。末

旅館秘密談心。詎桃源洞固難容

官場利弊以及生財之道。非常熟

世澆漓。競尚口欲。詎知殺生過多。

漁父問津。客興致索然。謂該女雖

悉到任後。法警護兵。不下百五十

即招投生畜道之報。此事係由魏

楚楚可人。惜天不做美。殊屬憾事。

餘人。大剷特剷。怨聲載道。無論民

女招待趣史

(廣東)

未幾。漸向朋儕吐露。聞者嘩然。每

到品茗。非呼為「碩士」。即呼為

「大學畢業生」。事遂遍傳。衆客

舅老爺李華職司會計收發。全權

在握。如原告報以袁頭子。則辰時肯甘休。而又未便起齒。不得已。乃出示驅娼。意圖商會出而挽回。達到鼎足三分之目的。詎趙慶以該告示內並有不肖之徒。假借公署名義。抽收娼捐。飽入私囊之語。憤恨不勝。而商會長李邦杰。果然向知事陳鎮商酌。陳已允許。而趙則堅持不准。其染指絲毫。陳無法可施。本月初九日。乃派警實行驅娼。適丁稽查出而反對。護警當即將丁稽查捉將官裏去。陳即坐堂問訊。將丁稽查下獄。警佐趙慶聞訊。怒不可遏。即率同全所警察。荷槍實彈。〔該所有槍二枝〕。前往縣署質問。陳趙言語間。兩不相下。趙即餉以「司梯克」兩下。陳見來勢洶洶。即望後逃命。而警察護兵於是打個落花流水。由胡承審員驗明傷痕。兩方均受傷多人。嗣由沙連長出任調停。尙無結果。噫。此真官場笑話也。

●女拆白黨（吉林）

▲土販上鈎

綏芬河巨商王某。以販運烟土致

富年前又帶大宗烟土來哈。下榻於道裏某旅館。對面客室。先住有一女子。年在妙齡。品貌風流。尙有其母爲伴。自稱奉天人。因訪親未

見女。詢之旅館執事。據云君去之。次日。令眷即接有家信。歸甯去矣。王各處尋覓不見。知係被騙。連呼負負而已。

●急色兒搶姨太

太的紙烟（北京）

▲誰教你這樣寫意

迎。日久情熱。成爲佳偶。做衣服。打首飾。開銷一千餘元。蓋女探知王攜有大宗烟土。特設此美人計。佳期甫過。由女家來信。催令母女回籍。女假意不肯割愛。令其母先歸。王送川資一百餘元。母女分別時。酒淚長吁。別後王赴山裏歸來。不

前門外大柵欄三慶園。日前晚間。爲某伶演拿手好戲。以致看戲者擁擠不堪。有某軍官之愛妾。修飾妖冶。帶護兵乘汽車。往該園聆戲。及至閉幕。聽戲者蜂湧而出。護兵

在前開道。遊人紛紛讓路。怡然自得。至園門時。汽車尙未來。令護兵往找。該妾口吸香烟。略候。突來一少年男子。竟將香烟奪去。自吸。遊人大笑。少年擠入人羣。逃去。該妾亦未看明何人。當大喊捉人。護兵聞聲跑回。在人羣搜尋。奪香烟之少年。已無踪跡。該妾大怒。罵護兵無用。憤憤乘車而去。





醉
愁

■六磅半的肉葡萄

鸞。顛。鳳。倒。樂。陶。陶。戀。愛。難。量。熱。度。高。想。見。葡。萄。架。底。樂。靈。鍾。秀。毓。孕。葡。萄。

■一產一打

中。原。老。大。尊。須。哀。泰。運。行。從。否。極。回。天。錫。多。男。強。國。本。趙。家。論。打。夢。熊。來。

■三女同嫁一夫

尹。家。姊。妹。似。花。叢。雅。謔。應。加。一。品。紅。海。樣。春。光。能。獨。占。洪。郎。艷。福。足。稱。洪。

■汽車撞壞房屋

市。虎。驚。談。摩。托。名。無。端。禍。及。小。經。營。門。窗。劫。後。廢。塵。粉。一。段。冤。愁。洗。不。清。

越
詩

越 詩

■ 崑壇評劇

氍毹襯托可兒顏歌愛珠喉舞愛鬢龍邀飛鸞頒獎語允爲仙曲到人間

■ 飯館中之悲劇

剖鑠彈鷄棒打鴛柔腸寸磔對啼痕罡風吹折枝連理姑惡聲中各斷魂

■ 此何聲耶

月圓花好夜澄清屬耳人聽出谷鶯脫使歐陽能復活秋聲賦後續啼聲

■ 三佛出世

銅像巍巍立幾多半埋荆棘伴銅駝無知頑鐵何功世膜拜人偏結隊過

■ 紅毛鏡作怪

料得伊人卽愛人不堪移屬別家奉將身穩入紅毛鏡長對粧臺點絳唇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新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逢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干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藥青社收)

如里藥青社收

鈍根拜啟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十三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特刊號 一角五分

(表費郵及價定)		冊數	價目
全年廿六冊	半年十八冊	本埠	大洋一元
		國內郵費	大洋一元一角八分
		日本郵費	大洋一元二角二分
		香港澳門郵費	大洋一元四角
		各國郵費	大洋一元四角四分
		大洋	六角
		八角	三角六分
		一元	四分

中國五千年祕史大觀

△全書六冊定價四元特價只售兩元
△附贈錦盒一只：滑稽小說兩本

歷代宮闈的穢德淫行……一齊披露

古今朝野的趣聞笑史……儘量洩發

可以得着古今來許多好奇淫巧的祕史

讀了本書

- 一本書上起三皇。下迄近世。凡朝野宮闈。新奇有趣之事。莫不詳載。
- 一本書搜集千餘種之祕籍。經數十人之校勘。探微索隱。無美不具。趣味濃郁。文情雙絕。
- 一舉凡奸妃淫后之醜態祕史。宮廷內外之風流笑話。社會民情之離奇變幻。均各一一輯入。尤稱傑作。
- 一本是分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太平，洪憲，共二十二卷。共計二千餘類。綱舉目張。有條不紊。陸離光怪。五花八門。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
- 一所採事實。語語有因。事事可徵。絕非憑空結撰者所可比擬。而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稱為當代筆記小說之上乘。不可不一讀之。以廣見聞而發笑口。

可以得着歷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趣聞



上海

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各省書局均有分銷